

芙蓉城

羅念生著

西南圖書供應社印行

芙蓉城

羅念生著

目錄

芙蓉城 打獵 釣魚 打魚 養鳥 龍燈 端陽 賊 賭紅寶 飄葉子 五優敬

目次

上輯

805338

麻川

下
輯

敬
老
錢
局
劇
景

慶
莊

養
米

門
雞
台
門
雞

掘
墳

安
葬

鱗
兒

捉
漢
奸

窮

皮
夾
子

止輯

芙蓉城



燕京城像一個武士，雖是極盡雄壯與尊嚴，但不免有幾分粗魯與呆板。芙蓉城像一個文人，說不盡的溫文，數不完的雅趣。芙蓉城的地基相傳是西王母大發慈悲混用香灰在水裡煉成的；城中從來不敲五更，因為敲了便會沉沒；不信，掘地三尺便可見水。好像廢城一樣，到處都是冰源。這城在一個高原的盆地中央，四圍環繞着雲霧鬱中山巒。西望灌縣的雪山猶如在瑞士望阿爾卑斯山的雪影一般光潔。春天來時，山上的積雪融化了，洪水暴發，流過一個極大的灌口；那兒築着一道長堤，防範這水氾濫。這堤比黃河的堤防還更緊實，這更緊要，特派一員縣令治理；倘若疏忽一點，那座城池頃刻就會變作汪洋。口內的水勇比起奈阿加拉瀑布的還要強；應成水電，全省可以不燒柴炭。從這灌口分出幾大支溝，網狀般會萃在岷江二江，芙蓉城就在這羣水的中央。穀雨時節，堤邊開放一道水門。

讓清亮的雪水流下盆地給農家灌溉。這些農田多是方方塊塊的，有古井田的遺風，也就像我們頂新派詩人底「整齊主義」一樣美。這兒的土壤很肥沃，一年計有三次收穫；今天割了麥，明天更插秧，眼見黃金換成翡翠。這兒也許冷，但冷的不讓結冰；也許吹風，但不准沙石飛揚；也許有塵埃，但不致污穢你的美容；這兒雲多，雲多是這兒的光彩；「錦屏雲起易成霞」，所以南邊的鄰省叫做「雲南」。

「蜀先人肇自人皇」，在很古時代，就有人想到西方的「古天府」；但那時無路可通，「秦開蜀道置金牛」，才闢了一條「金牛道」。後來發見了西方有靈氣，「大耳兒」據了芙蓉城南而稱尊。至今少城內還遺存一座金鸞寶殿，恍惚京師的太和殿一般莊嚴華麗。不久，又有一位風流皇帝在馬嵬驛拋了愛妃，逃到「天回鎮」。他望見那兒有一團異氛，忙命太子返旆興師；自己却跑到芙蓉城樂享天年。如今改朝換代，還有人覺得那兒山川險峻，可攻可守；所以我們的國父戎機不順時，想進去閉關休養；那位長勝將軍「匹馬單刀白帝城」，也逗留在那邊疆上，一心想進駐蓉城。

芙蓉城對穿九里半，周繞四十里。從孟起開端，城上遍植芙蓉，碩美鮮豔。「二十國

城裏春花，錦官自昔繁華。中央有少城，也有一座煤山。西南角有牛寺，旁有塊「支機石」，高與人齊，略帶青紫，相傳是織女的布機墜下人間，還有一塊尖銳的「天涯石」，生在寶光寺，象徵遠行人的壯志。城中古蹟要數文翁興學的「石室」，君平算命的卜肆，楊雄的「子雲亭」和他鈔太玄經的沈墨池。

西郊外有尋訪相如的苦琴臺，在市橋西岸，也就是艾君當爐滌器的地方。北門外可望鳳凰山，滿生着青蔚的梧桐。山旁有驢馬橋，相如當日豪語道：「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也。」附近有昭覺寺，寺夫僧多，岩柏蒼翠。明代的「和尚天子」曾在那兒選高僧輔佐諸王，可知名器的隆重了。

東門外有望江樓，不亞於黃鶴樓那樣舉目空曠。前人有半邊對子，缺少下聯：「望江樓，望江流，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旁有一口古井，每個名士，每個遊人都要取點井水來品嚐，因為多才多色的薛濤的香魂潛沒在井中，所以這水就名貴了。江上頂好要是端午的龍舟競渡，名士美人，觀客，重重疊疊聚在江邊；耳聽火炮一響，龍舟鳴金擊鼓奔向綵舫；忽然一隻酒醉的水鴨從舫上飛下，羣龍怎樣奮勇也擒不住它。江

水流到峨眉山麓，轉變黑了，特產一種美味的墨魚，相傳是東坡洗硯池染黑了的。

南郊不遠就到武侯祠。祠前有幾抱大的古柏，傳說是孔明親手植的，恍惚像張林的枯棺。這老柏有些靈怪，不逢盛世，不發青枝。祠內竹林修茂，氣象森威。先帝的衣冠墳像十個山頭，橫斜着楠木幾本。正殿上有付扁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翫羽毛。」殿旁古式的草亭裏存放着空城計彈用的古弦琴，亭邊題滿了名句。還記得幾字：「問先生所彈何調，居然退却十萬雄兵」？想司馬氏見了，當如何懊惱。到如今依然祭祀隆重，時有過客騎着廟宇重修的正轅是千里外運來的一根烏木。

南門口有一道長拱的石橋，很像頤和園的十七洞橋。西營里橋西守草堂，「逆流西出，行過蘆花小徑，直進回草堂去」。寺門很古雅，兩旁題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你見了也必心中羨幸，充滿了無邊的詩意。石砌上的苔痕，墳外的野草，虬幹的古梅，清幽的竹徑，都是杜公當年的詩料。堂前有一方很深的池塘，塘內養着許多魚，有的白鯉已長到「丈夫丈夫長」。如果你撒下一塊麵餌，那些魚會成團起來吞食，嘴邊伸到水面有茶碗樣大，吞起東西來「通通」地響。一個暮春晚上，杜公在池畔吟詩未成，忽

覺青蛙叫得煩膩，他用朱筆在蛙的頭上點了一點，封它到十里外去喚「哥哥」；所以如今草堂寺的青蛙頭上有一點紅痣。逢到四月十九「浣花節」，你可邀約良朋，泛舟到草堂，擺一檣「浣花宴」，醉酒賦詩，極盡雅人雅事。

出寺不遠就到百花潭，又叫浣花溪：水涯竹木叢生，天然幽韻；這溪水用來濯錦，格外鮮明，薛濤曾取這水製造十色箋。「百花潭水卽滄浪」，後人因愛慕這名句，在溪邊的柏林裏年年春天舉辦「花朝會」。全省的花卉寶器都送到那兒賽會，遠近的人都愛到那兒觀賞。城內的戲園，茶社，酒肆，商場，和音樂，武藝，球戲等娛樂都移到花會去。見天有成千成萬的遊客觀花玩景；會場內笑聲與管絃合奏，美色與名花爭豔。婦女們更有別樣的心事，進青羊宮道院去摸弄青羊，許下求嗣的心願。你高興可以到處遊玩，有何首烏，有靈芝草，江安的竹器，精巧玲瓏，峨眉的「眉尖」，清甜適口。倦了，你踏進酒家的飲幾杯，別忘了爐的美人。醉後，你醺醺地在十里花圃中息芳香，看美色，這艷福幾生修到！

芙蓉，你的自然美妙，你的文藝精英，我還會描出萬一。願你永葆天真，永葆古趣

，多發幾片綠葉，多開幾朵鮮花；別給樓高車快的文明將你污穢了，芙蓉！

自跋：我有次乘驢到西山踏雪，那位驢夫從戎遊過四川，他頻頻向我讚嘆蜀中風景：

「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阿隋隋！……先生，北京簡直不成，……你瞧，那雪

裏的兩山還不是那笨頭笨腦的，一點兒也不秀氣。……阿隋隋！……我這輩子再也別

想進川了。……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這是驢夫隨心吐出的詩話，我因想起

蜀中的風物值得記述。昨晚夢歸故鄉，見幾對鶯鶯在嫵媚的江邊覓食，心中莫名的高

興，起來便寫就這文。

打獵

剛才在校園內瞧見幾隻小兔，我正想去捕捉，身後轉出一條老兔，我便兵兵兵了三聲口槍，驚地那老兔飛跑，還用尾下的白旄招引小兔，我追逐了一程，已不辨兔的去向，坐在草地上想念我的祖父：要若他在這兒，準請那野物去見灶下菩薩。這下面是他打獵的龍門陣。

說起我的公公，我先要祝福他。今年「古稀」進三了，不知還愛打槍麼？記得有一年秋天，收穫完畢後，他約了些親友來圍獵，有劉老師，余表叔，成哥哥和打靶極穩的劉四，我的娘頂屏惡打槍，她以為那樣的傷生是不合天良的，時常說我不可跟去，怕惹出什麼意外，因此我每回跟去時，娘在家一刻也不放心，甚至還請土地菩薩來看管我。這回臨陣時，娘再三叮嚀，千萬跟去不得。但睡到曙色初明，耳聽喚狗的哨子一噓，我便忘了母訓，起來偷偷地跑了。

公公纏一塊青絲帕，巾角垂在肩上；穿一件家織的毛藍布長衫，衣角捲在腰上；白角

的藥帶和鐵砂包挂在腰間；鳥槍背在肩上，右手換着一個竹絨編的火繩。他的臉色是和善的；決不像我那天在圍田園里看見的捕鳥人那凶相。花狗在前面領路，每行一箭遠近，牠就撒些水在道旁，作記路的暗號，花狗長得很好，身段苗條，前腿開張，耳尖微微向下彎曲。頂靈敏的是它的鼻官，能嗅出隔日的獸腥。我們大隊人在晨光稀微里進發，有的還在打呵欠，忽然一陣曉風拂過，才清醒了一些。這草木枯黃了，發出異樣的野香；田坎上曬放些稻草，幾對蟋蟀在草上爬尋。空中還不見飛鳥，只聽貓頭鷹在林內一鳴鳴。——我們經過幾處農莊，短籬內透出犬吠與鷄鳴，勤苦的農夫負着犁頭牽着牛出來了。我們行了幾里路，走進一帶平野，兩邊的山層層合抱，前面是重疊的高崗，清秀中透露着莊嚴。

公公在土里尋見了新鮮的兔屎，花狗幾忽然嗅得了熱臊，——讀老的陰平聲，是野物經過留下的腥氣，——尾巴向上挽圈，公公忙說是兔臊，叫大家分開守口子。說着說着那兔就驚了出來，花狗還沒有看見，公公早放了一槍，大家以為是引脈走火，忽聽狗叫，才知兔子真出堂了，——獵犬不見野物不會亂叫的。五六隻狗死命追去將兔子擒回，放進網帶里叫我背着。論功行賞喂了花狗一個生雞蛋。大家都說這隻兔來得太容易了，但都恭維

羅老爺手裡，把回見來，公公的鎗法也實在高明，他會用雙眼描準，鎗尾隨着野物移動，百發百中。

公公笑了笑說：「算不得『槍子』，這四山很多老兔，今天大家順『順身手』看那個的槍穩？」我同劉老師在斜坡底下截山口，他卻上山去了。守兔子要是一個目標，槍對正，兔子隔目的地幾尺遠就開火，他一射來正好撞在子彈上。我們等了許久不聞聲響，劉老師道：「等着空事，叫我守在底下，他偏已到右山打野鷄去了。但不久就聽得一嘍兒，嘍兒，兔兒下來囉！」我平日聽說兔子衝着人骨會學死鬼「哇哇」曲哭，並且，那傢伙被人追逼了反會噙人，所以我這時乾鷄不小，忙拾得幾粒石子在手，除了「道咒」，「吾太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勅，「這是打狗的咒，對野兔怕不生効力。兔兒兩足太短下坡難，只見那傢伙滾滾滾就下來了，一到底下反蹲在道上，張着尖細的耳朵四下探聽，我手中的石子早打完了，沒法。放聲喊起來，兔兒聽了，捨却下坡路，不慌不忙從亂草里橫起逃了。公公趕下來忙問劉老師怎麼開火，我哭着說：「公公，兔兒咬人嗎？我害怕！」劉老師那邊打野鷄去囉。公公聽了有點生氣，打發么爺去喊劉老師回來，好生守着鳥去。

我因爲害怕，捨了口子，緊跟着公公身邊。四五條狗到處猖狂，連兔的去向也不明了。公公呼喚了很久，花狗才肯回來，那幾條却跑到隔山去了。許是兔子剛才賣臊，花狗在原地磨轉圈子，總拉不出去。等牠理出了臊時，牠的尾巴又挽的太圓，難道這狡兔還在這兒不成？祇見狗的頭頸往林里伸縮，一爪窺就把兔子按了出來，那兔隔牠很近，牠邊叫邊按，一連幾下都撲個空，公公的槍指正了却不敢放——怕「投鼠忌器」。等兔子逃開了幾丈，公公的槍力又達不到了。前面是劉四的口子，想來一定逃不脫，那知劉四的槍老是不響，許是這狡兔又賣了臊。花狗追了一整，逢着那四五條狗，一齊亂追亂鬧，又迷失了方向。

翻第三堂可不容易，花狗急地發慌，隨着那些狗亂竄，連熱臊也理不走了。公公才決計把那幾條狗喚回，用火繩繫着，讓花狗獨自去翻堂。牠理着了臊，轉了幾個轉，跑到第二匹山上，公公才明白兔子過山了，打出幾聲「鳴哄」，於是滿山都應着「鳴哄」，「鳴哄」——這是換防的口令。走到那邊山麓，狗尾越挽越圓。過訂一鞭拍坎，在田角上將兔子趕出，那兔發慌，跳進了水田里——這許是兔子第一回下水。狗也跟着下去，這時好打又不忍放槍，等牠跳上岸，公公一火，打正了，但沒有致命。一連翻到第五堂，兔子又帶了兩

鑽傷。最後跑到劉老師的匹馬上，他一聲火，兔子應聲倒地。一縱一擒，劉老師好將功掩過。後面的狗還遠呢，他提起那尾屈屈重重的老兔子一看，全身是傷，他嘆道吃不得了。但公公跑來說：「費了蠻大的力氣，將就帶回去。」花狗這時氣都喘不過來，周身一哆嗦，一吸地抽動，舌頭紅東東的露在口外。今天牠頭一次翻上了五堂殿，從此就出名了。

正在這些時候，有人瞧見崖邊驚出了一隻母雞，公爺帶黃狗去試試，看雄子飛走了沒有。黃狗得了臊，尾巴垂地筆直，忽然從附近的石崖里飛出一隻雄雞，公爺一槍打偏了。公公的槍又不響，因為他剛才忘了上藥。劉四才端正的放了一火，只見那雞毛蓬蓬地一栽就落下，公爺去檢了回來，綠英英的羽毛還是尚好的，尾翎有尺來長。

跟着又圍獵了兩場，却一无所獲。這時太陽當午，大家有些餓了。公叔將他背着的乾牛肉取出，和着冷飯糰吃。石崖下澆着清亮的山泉，人和狗都飲了些。用過了午，抽的抽烟，打的打腫，花狗靠着公公，前足伸在地上，頭放在足間。這時聽見劉老師說：「兔子跑到我的凸口，已經帶傷過重，算不得我的功勞。」公公搶着說：「功勞？就是因為你才關到這時！咳，難重你存心累壞我的狗不成？」這邊成哥哥在打趣我，他說：「你真不中。」

用，那有冤子會咬人，祇有人會吃冤子的。你就早沒有精神，倒着眼睛去捉也行。聽得那沒
 講駭掉魂！不然，你媽又要怪。這山我聽了怪不好意思，這個人跑到山腰採了些野果和十
 幾個糖山吃，還不覺飽。打槍第二，就說得第三要等待，第三要跑得快，三香缺一，就燒掉
 守資格。我那時雖然不夠資格。

這處看牛匠高唱山歌，歌聲越聽越近，衝破了深山的靜穆。他唱：「么姑晚今年十七
 歲，柳得柳連柳，他走來向我們說，郭公爺后龍山上有根毛狗，時常偷雞偷鴨。

大清初聽見他在山下汪汪地叫。……諸位大爺去不去打？毛狗頂雞，神像公公才
 得着。他老人家那天格弄歡喜去試試。他抱狗帶到那邊山裏，半天尋不着，一個冷
 臊，又羞又難。他身把狗喚回，趕下山來。後來聽說郭公爺塘裏的鴨子，受了兩隻，於
 是大家吩咐好，公公讓劉老師帶狗，自己去截一個緊要的山口。守老要麼在斜坡上，人
 驟起來，槍馬王，一見毛狗的頭衝上來，就開火。因此有時會讓傷獵長。但切不要換身，
 那裏冤枉，因為那傢伙帶了傷，還跑得過幾重山。劉老師帶了狗到堰塘坎上，埋了狗尾
 龜直，尖端微微彎曲，這顯然是狐臊，要是九節狸或虎豹的九臊，狗尾巴便會夾在兩腿

中間，現出一種畏懼的樣兒。這臊很熱，他起初往西走，覺得不對，才折向東方。大步大步走了許久，沒有聲響，他忽然離了正路，向鳳尾草叢里走去，在那里拾得滿口的鴨餅，以為隔狐狸很近了；但繞了幾圈還拉不出來，又才回到正路去。劉老師不敢放嘴，緊緊地尾着抽走。他爬上崖腰繞了一會還不見踪影，又順着崖邊走了一程，尋見一個很深的窟窿，狗兒直向洞里嗅，想進又進不去，退出來抬頭一望，見那狐已出了洞在山下奔跑。花狗一聲「嗚嗚」，那野東西跑地更快，他那儿追得上，前面是成哥哥的凸口，成哥哥是縮手，打坐火都像缺牙巴咬虱子，打毛狗更難形容了，那知他不懂規矩，像守兔子一樣坐在路中，那狐狸一見他的身影就折奔南路。不久公公的槍響了，幾條狗才追上，這顯然是他已經帶傷，但追了很遠，終於失去了。打毛狗不能翻堂，除非是他帶了傷。短尾巴狗跑得頂快，在溝里又將野狐趕出來。這回許是他受創過重，跑不得了。不容他狐疑，祇好儘回來過原洞逃生，那知會轉到劉四的凸口上又中了彈。短尾巴狗趕上去，死死地含着他的頸子，劉四怕撕壞了狐皮，急忙招呼狗，擒獲狐狸。公公見了喜地連口都合不攏來，他道：「這件狐裘做得成癩，可惜不會交冬，怕會脫毛呢。」垂死的狐狸還在地上「絲絲」地呻吟。

耳朵短，脚也短，眼睛小的不成比例，但很發亮，全身是赭黃，正像凋零的顏色，尾毛更黃得好，牠的樣儿大體講來像家狗不是？无怪有時獵犬見了還當是同伴呢；成哥哥告訴我：「狐狸成精會變女人，「聊齋」上的一龍門陣」不算；有一回一個打槍客在這儿趕狐狸，他跑到凸口上不見了野物，却逢見一個很乖態的女人在這儿憩氣，她對他說，剛才有一條毛狗在她面前跑過，那知這位獵人往前面跑去，回頭却不見了女人。他斷定那妖精就是狐狸。這個凸口就變成了狐狸凸，特別修了一座土地菩薩來鎮壓這妖精。」哦，狐狸會變女人，爲何又將牠打死？留來做獵人的豔遇豈不是好？

大家又打了幾場，一直打到日落，才滿載而歸，在歸途上餘興未盡，劉四誇他的槍好，很巧，我們走過一林楠木樹，樹上歸來很多斑鳩，大家商量去賽槍。打斑鳩槍力要好，因爲那鳥太靈敏，每每槍力還遠不到時，它們便飛去了。我們當中只有三柄好槍，定了余表叔和二劉去打，余表叔那天頂不中用，這時才有用武之地。他們三人插進林中，這回許是快近黃昏，斑鳩不會驚動。余表叔同劉老師打坐火，劉四打飛火，結果打得了五隻，但劉四的飛火却打飛了，這五隻斑鳩醜出來就是山珍。

回到家中，全家都很歡喜，只有娘罵了我一聲「鬼囤囤」。大家幫忙將兔皮剝下，宰成碎塊用香油炸得酥酥的，加上花椒、黃酒，白糖一類的香料，這味道真鮮，決不像家兔的腥怪，父親又叫「長年」酤來了一罐燒酒，大家醉醺醺地在席上重溫當天的功課，評來評去，還是恭維羅二老爺的槍術老練，吃兔肉得小心鐵砂；那隻老兔帶砂過多，只有兩隻腿免強可吃。几隻獵犬在掉下搶骨頭，甚至爭打起來，還勞主人給牠們分解。

釣魚

大清早我正在夢中鬧趣，恍惚蹲在樹上釣魚，浮子忽然不見了，我連忙舉起釣竿，好像伙，一個秤錘般重的魚把竿尖拉得像獵人的彎弓！正在有趣的當兒，忽聽公公在窗外喚；「癩兒！快起來釣魚囉！」一驚醒起來，才知道空喜了一場。但釣魚的夢是有財喜的預兆，就不管有不有財喜，今天的大魚準來上我的鈎。我還沒着好衣鞋就奔出去，見公公已經收拾妥當：頭上戴一頂寬大的斗笠，衣裳是鬆鬆的，脚下帶泥的草鞋也是鬆鬆的，一個小圓的草蒲團吊在身後；腰間懸着旱菸棒，蟲線筒和螞蟻筒；左手拿着幾根細長的斑竹釣竿，右手理理他花白的鬚鬚，那神情真是個快樂的漁翁！我搶上前去，背着魚籠，鋤頭，和矮凳跟着公公出了門，在路上公公要瞧着竿尖走，免得拌着樹枝或碰着石子弄斷了竿尖。這時金晃晃的朝曦照着蒼黃的野草，草尖還有露珠滴垂，田邊時時發散着魚腥和稻草的野香。

走了一程，快到孔夫子田，隔得遠遠的驚起了幾對投宿的野鴉，鳥的頸子伸得長長的

，稱翼尾連起來像一個十字架，有一隻的嘴上還有個小十字架，那是一尾不會咽下的魚。要下釣得先看水色，太清了你別釣，那枉子，魚在水中瞧見你的身影便不肯游來；太昏了又不中用，因為魚兒尋不見你的食餌，頂好是「一潭水」。這日打了穀子不久，一望全是淡赭，在朝陽裏簡直是一壩黃金，餘下的稻根一絲一絲的發亮。公公在稻根中間尋得兩方空隙，洒下了些生米，這叫齋窠子，像喂鴿子一樣，食子一拋，鴿子會結隊飛來。但切不可洒的過多，因為它們吃飽了，會洋洋地游去遠方，再也不貪你的香餌。喂好了窠子，公公才解開釣線，洒入水裏試試深淺，讓水將馬尾浸濕，省得是彎彎曲曲的。一會兒就扯起來，好運氣，還沒有穿上食餌就釣着一尾兩指多寬的魚，仔細一看怪了，釣鉤掛在它的脊鱗上。公公笑道：「今早真順手！」我忙解下魚籠，裝進魚兒放在水裏養着。公公這時才取一條蟲線在掌中，用手拍了兩拍使它發暈，好穿上釣鉤。但這回下釣却沒有動靜，蓮花浮子安靜地臥在水面，有時「口」了「丁」了「丁」了伏在上面休息，更看得清楚。那是活的浮子。一忽兒來了，但浮子動的太快，並且太微，顯然是小「鱗桿兒」，它吞不進食餌，只好用頭拚命的闖，所以浮子會那樣抖顫。公公動了動線，那「丁」了「丁」了飛走了，但兜了一個圈兒又回來伏在

上面。釣魚全憑這點經驗，只看浮子的動法便可料定魚的種類和大小，就是浮子在波浪裏翻動也可以辨別。鱔魚來得大方，它斯斯文文地動了三四下，拖着食子就跑；黃鱔和鯪魚頂輕頂慢，差不多看不出，它們要玩弄老半天才肯咽下；還有「燒火老者」，一種粗皮的小花魚，頂是可厭，學「鱖桿」的吃法，但不那樣調皮，一連幾下，浮子便永遠不會再動。公公又等了一整，這回當真來了；浮子突然下水，險些喪了那美麗的丁丁貓的命，要不是它飛得快。但浮子跟着就起來了；公公用手捏着竿子時，浮子動了第二下，但輕微一些；接着又動了一下，水波還沒有浪到很遠，那通花便斜斜的又進水了。公公把釣竿一帶，只見竿尖彎彎的，線直直的，魚還沒有現水，打的水花四濺，隱約可以望見一片彩鱗。公公不慌不忙，順着水裏將它拖攏來。魚在水裏他怎會不慌不忙呢？要是我早就來一個「翻山釣」，一把魚拋空，從頭上翻過來落在身後。這自有道理，因為魚兒含進食餌在口裏時，它並不知中了計，還以為是得獲了好吃的香東西，如同你的小小弟弟含着一塊五香糖一樣的狂。那時「圖藏七首」還沒有透露鋒芒，等上面的竿子一帶，釣線糊緊，要將食子從它口中拔出，它那裏捨得，含的更緊些，那銳利的鈎子自自然然會穿進它的橫唇，它還以為

是小伙計同它爭食，地起尾巴纏過來，又纏過去，打的水花飛濺，還逃不脫。這時候要是它能夠順着釣子翻，豈不是輕易就脫了險？但也不成，因為第一，上面的竿尖緊緊地吊着它，不讓它有機會翻；如果它動的太厲害，那竿尖多彎幾分，更扯的緊張；第二鈎上若有倒鬚，只讓鈎進，不許退出，所以也逃不掉。——所以公公會不慌不忙地扯攏來。但若從空中地攏來那又壞了，因為魚在空中，心神錯亂，掙動得更使勁，魚小到不壞事，魚大會弄斷釣線，而且要顧惜竿尖的彈力，不可使它彎的太狠了。魚兒拉近了身前，公公還讓它在水裏亂動一會，見它累了，才順勢提上。這是尾鰭魚，有巴掌般大，背作青灰，腹是乳白，肚子脹闊闊的，我雙手捧着魚，解下釣鈎，它還想掙扎，我才擒着它的鰓放進籠裏，我手上粘着些「涎沫」和幾片鱗甲。轉身過去，見公公另外那根釣竿又拉起了一尾鰭魚？小得多，一直就拉出水面。公公忙說：「輝娃兒，快點，窠子發了！」我剛剛拿着魚，看見我的通花也在擺動，趕忙去拉了起來，那知是一個空，釣線從頭上拋過，絆在柏樹枝上。我放下魚，攀到樹上解釣鈎，這才是「綠木求魚」，不料我清晨的夢果然實現了。我在樹上見公公的雙鈎釣扯起一對魚，又才跳下來捧魚。這樣忙了一大整。等到閒一點，我又去

守着小竿子，總釣不起魚，甚至一個極小極小的魚。有時釣子纏繞在湖岸上，害了我扯半天才扯起來；扯起時又因使勁太大，把釣和線捲做一團。有時起了風浪，浮子不住地搖搖。我以為魚來了，但扯起來又是空。有時風平浪靜，浮子從沒動過。我舉起竿子，却只剩一個空釣。我厭煩極了，想開一開心，偷偷從魚籠裏取出那頭一尾小魚，把它穿在釣上，趁公公不防，拋進水中。通花不住地浮游，一會兒起，一會兒又沉。我叫聲：「公公快看，我的魚來囉！」公公看了說：「等一等；」通花忽然斜斜地進水了，公公才吩咐：「扯！」我連命扯起，公公見了那尾二指多寬的魚，歡喜極了，他說：「你也算開囉張！這魚兒和我開張那根差不多大。」我忍不住笑，也照樣取下魚兒放進籠裏。每放一個魚，籠內的潑水聲響響鬧一盤，好像開辦一個歡迎會似的。公公回頭不見一樣，他舉起竿子，却是根極大的鰱魚，擒在手裏取不出釣鈎，因為它吞下肚子裏去了。公公取出魚骨鑲的小劍，把它的肚子破開才取出來。又釣了一盤，只是些饞子同一燒火老着。偷偷吃虫線被它們嚼得白白的，只剩一圈皮，鬆鬆地掛在釣上，不提防就被它們吞去了。後來公公說：「窠子發過了，到墳場那邊去釣。」

隨着公公把全副釣具移到雙叉樹堰塘。因爲水深，將浮子移近竿尖，食餌改用鱗鱗。那在水牛塘淺灘下釣，這裏魚多，一連就釣得幾尾，但都不大。有一回蓮花很凶地擺動，公公忙說是大魚，說着說着浮子就沉下了，公公把魚竿一帶，雙叉樹堰塘扯起了一節線，魚還沒有見水，這線往東一跑又往西一跑，等到靠近身前，我俯身一看只見一條烏黑的細長的魚，忙喊是「烏棒」，公公說：「我猜也是烏棒。」拉到水面時果真不錯，魚的尾巴真有勁兒，這雙股馬尾釣線經不起它亂蹶，但公公很小心，鬆鬆地帶着它游到灘上。清花的脊樑，三角形的頭，真像一條水蛇。公公要捏着釣竿，不能下水，叫我去擒這烏鯉。我因爲受過一回烏魚的教訓，不多於敢惹它，那傢伙的性子很凶猛，口裏還有牙齒：曾經咬傷過我的手指。記得有一年天乾，塘水都放了去養田，一位農夫用竹籠置着一根大烏鯉，他用胸膛掩着籠口，那知那傢伙一衝上來，正撞着他的胸口，爲的受傷過重，回家就病死了！我想到這故事，真有點寒心！正在爲難的當兒，我打量這條烏魚連頭帶尾不過尺來長，也許害不死人命，才試試去擒它的尾鰭，那知它又死命掙扎，洒了我一臉的冰，我正忙着拾眼睛，公公喊道：「烏棒回籠！」我張眼一望，見它的尾鰭一顛，一悠然而逝。

把它真可奈何。公公又道：「算囉，反正那不是好吃的東西。」我聽了，硬着心腸說：「多等一個鐘，我一定請它上岸！」這麼一來，魚都駭跑了，只剩些小魚貪食，公公才移到深處釣鯉魚。鯉魚是水族中的高士，心很慈善，志向又遠大，那天修成圓滿，趁着洪水去躍龍門，鯉魚吃素，公公才換上煮熟的「包谷」，洒線入水，我也把小釣竿洒下。這回清靜了許久沒有影響。忽然間我的小河花很凶地搖了一搖，不免着起急來，第二次搖得更凶，我忍耐不住，用力舉起釣竿，那知太重。我才雙手捧着，幾乎要弄斷了竿尖。公公忙叫：「輕點扯！」但線還沒有啓到一半，忽然變輕了，一下拋出了空中，落下一看，天哪！釣上只掛着一圈魚唇，有鄉姑娘耳邊的玉環般大，我才知道魚可不小。埋怨自己扯地太嫩，太凶，氣得不住地蹬腳。算了，算了，我索性不釣了，坐在矮凳上看有公公垂釣。等了好一會，公公的浮子才連着擺了兩下，我忙叫「扯扯！」但公公總說：「還沒有吃老呢！」等到通花從旁邊移，但並未沉下，公公才輕輕一帶，又有了魚，釣線垂地多有勁！扯出水面，果然是鯉魚。我捧着魚仔細看，它的嘴是向好的，顯然不是我剛才釣着的那一尾。魚的頭圓圓的，全身淺黃，尾上有幾點赤，據說是雷火燒過的創痕。又守了些時刻還是空，

公公才說：「鯉魚不很吃釣，收拾下河溝去。」

於是我同公公背着釣具下河溝去。我們走到一個深沱，沱周圍有些亂石，有一大塊石頭從中間裂開，兩旁只有蚌蛤的壳形，相傳那蚌蛤成了妖精，閃電娘娘嫉妬她那兩瓣綠英英的介殼同自己的電光一般美麗，才將她燒斃，因此這水就叫蚌蛤沱。公公坐在那塊蚌蛤石磯上，改用「車車竿」下釣。首先釣起一尾鯁魚，周身作黃色。鯁魚的「涎沫」多，我擒不穩，公公才自己擒着放進筥裏。它進了裏面，並不亂動，扁起個嘴巴慢慢吞水，還用它的觸鬚捲來捲去。跟着又釣起幾尾「黃鱧絲」和「蘭魚」，但是沒有田魚肥。我忽然看見公公很認真樣子，但浮子並沒有動，只輕輕地往旁邊移。我問：「有魚嗎？」公公說不是魚，叫我別做聲。浮子輕輕擺了兩下，移地更快，公公才舉竿一帶。他見釣着了，反把車車上的絲線放鬆些，試試那傢伙所走的方向，試進了，他使勁地倒起一帶，竿尖反而沒有起先彎的厲害，難道大魚變做了小魚不成？這時公公急忙收線，不讓魚亂游，就帶近身前，提起一看，哎呀！真一個斗碗般大的甲魚！它那短健的脚趾想來攀線，却攀不着。公公一手提着線，一手用斗笠去接，那知團魚太重，斗蓬駝不起，往下翻倒。公公一着急，失腳跌入河

中。我見了驚駭不小，半天才曉得：「救命！救命！」但公公在水裏却很鎮靜，竿子還握在手中，向道：「這娃兒，別做聲，快來接過竿竿，扯緊點。」我接了釣竿，覺得很重，不敢放鬆，也不敢高舉，等公公上了岸，他接過竿子，才順勢提起鯊魚，放進他的衣兜裏帶到岸上。趁它的頭縮進時，一手擋住它，用「錢串索」繫住它的後足。公公解下衣裳攤晒，一面向我很高興地說：「你外公愛吃團魚，等我再釣幾根『鯖波』，你明天帶他老人家一塊兒送去，作秋節的賀禮。」釣鯖波要用浮線，釣竿穿着虫子的酒在清亮的灘上，人要稍為躲藏，頂好不要露出倒影在波上，站立着，釣竿捏在手中，時刻作準備的模樣。鯖波成羣的遊水上游，一見水面食餌的影子，它一躍起來，含着就逃，頂爽快！但也因為過於爽快，不容易釣着，除非你是釣鯖波的老手，公公站地累了，還鼓起精神堅忍地待着。忽然一個浪頭衝來，公公的手一帶，釣線就扯的筆直，扯起一尾三四兩重的鯖波，大體很像團魚，不過頭更圓點，背脊青青，真像一層波浪。一連就釣得四尾，已夠送外公的禮物。公公才說：「釣得很累了，留下幾根在沱裏做種。」快快的收拾回家。公公的衣服晒乾了，只是染上很多泥沙。這時紅日攔在山邊，西天泛出幾朵魚腹色的鱗狀彩霞，我眼中

盡是些魚形在變幻，手上還帶滿了魚腥。家家屋頂冒着炊煙，牧童與樵夫牽着牛帶着柴回去，我兩公孫也滿載而歸。

我提着魚籠奔進柴門，弟妹們停了捉迷藏要看魚兒，貓兒嗅着魚腥迷迷地叫來，牠來地真凶，一直往籠裏鑽，小弟弟扯着牠的尾巴拖了出來，我才把鯪鰻挑來給牠，牠含着跑了。我把團魚提出來放在地壩上，再擒一隻兔陪它養走，到底是它慢，但你別小覷它，它慢慢地爬行，一步也不肯停留。我又取懷中的魚唇給娘看，娘替我歡喜了一下。父親端着水去破魚，先用水洗洗魚身，在腹上花一刀，把肚臍挖掉，不曾弄破胆囊，隨着又挖出「魚泡」，「魚泡」是一對天然的橄欖形氣球，好玩極了，捏破時會發出清脆的響聲。娘在灶上等着鱖魚下鍋，先用菜油炸得香酥酥的，再加上紅椒、花椒、芹菜、薑、蒜、醬、醋一類的香料烹調，起鍋時又加上甜酒糟。公公在桌上酌滿一杯黃酒，魚上桌時他還不肯先嘗，一會兒大家坐齊了，貓兒也躡蹑角上等魚骨吃。那晚的魚味呀，真美！真鮮！吃魚得小心，真好像是閉着嘴咽，那樣不會刺着喉嚨。公公飲一口酒，吞一片魚，談談當天釣魚的樂趣。我插一句說：「公公今下午跌在……」這父親聽我吞吞吐吐已猜了幾分，他接下說：

「爺爺跌在水裏嗎？年紀大囉，好生保重才是！」公公扒了扒鬍子點了點頭。……臨到上牀時我牢牢的記着來朝要給外公送節，「一個團魚，兩對鯖波。睡夢中我還在嚷：『魚魚！……扯呀！……團魚呀！鯖波呀！』」

打魚

廟山子灣裏住一家乙字形的茅屋；前面有竹蔭，後面有松青，竹林下還有一方池塘；游魚戲水，時時擊破茅屋的倒影；一雙進這人家的柴扉，就嗅着一股魚腥；地壩當中晒着

一塊一塊的乾魚，階沿上高掛着絲網和麻網，仔細一看，網上還鈎着片片的鱗甲。魚兜，魚竿，魚罩，魚船……到處堆放着；鷄鴨中夾着幾只「野老鴿」，「貓犬中雜着兩根水獺」；正堂內神祖旁還供着龍王菩薩——這無疑是個漁家。

這人家姓魚，據說是春秋時宋公子魚的後裔。魚老太爺生了六位「龍子」，「一家人全鑽打魚過活。這六弟兄都短小精悍，他們的膚色是光滑的，褐黃的，永遠帶着魚腥；他們的手指很尖細，像水翠鳥的足爪一般靈活，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打魚的老手，他們捕魚的技術很精巧，代代祖傳；說遠一點，是漁獵時代遺留下來的；說近一點，他們本是福廣沿海的漁民，移到內地還是靠打魚過活。魚老太爺上了年紀，他一邊做着魚具，一邊用福廣語

教他的兒子們一切傳家的寶訣，所以他們每回出門，總是滿載而歸。

二

春天來時水暖了，他們六弟兄攜着魚兜，竹罩和網子，在春水田裏打魚。起首從田裏用生米酒下窠子，等魚兒成團的游來，他們提起小網，一半掛在肩上，使勁向田裏一擡，那網便團團地洒入水中。他們赤着脚下田去摸魚，一棧一棧的撿來放入籃筐的魚兜裏。田的中央不使蓄窠下網，他們便一手提竹罩，一手拿根尖子彎彎的竹竿在水面撥。一見有彩鱗掀現，忙用竹罩對着魚兒插進水泥中，再伸手往水裏一撿，那魚兒不論大小，都飛騰在漁夫的手中。

清明時節，河畔長着青青的蘆葦，魚兒一對一對適水上游，到灘止產卵。他們幾弟兄拿着魚叉在河岸邊巡，一見大魚破浪洄來，描潯了又將過去，花好釘在魚尾脊樑上，立刻收起繩子扯起魚，一二斤大的鯖波叫人見了真愛。到晚來，用一些竹紗拴在灘上，他們坐在岸邊守夜，談談過去的經驗，或是神奇的漁人故事。他們相信蚌蛤蛟魚會變妖精，變成嬌嬌的臨江仙子，但他們還沒有遇見過。守到子夜，灘上的水接的真靈，明朝準交好運。

他們才踏着星光，將攔河網在河的兩端洒下幾道，打發兩個兄弟，冒着水寒下河去整理網脚；理好了，才回到篷裏安眠。黑夜漫漫地移過，他們在夢中不知捉得了多少魚兒。東方漸漸吐放了天光，魚肚色的雲霞層層掀湧。他們翻身起來，抬着魚籃走到下河；兩個小兄弟在兩岸牽着假鵝繩，半繩上繫着老鵝的黑羽，——沿河走下，這影子映入水中，魚兒見了疑心野老鵝來，一齊往下河奔；那知會撞着攔河網，陷入重圍。這時幾弟兄一齊天水，將大魚一根一根擒上岸，有鯉魚，有鱈波，還有鯉魚。

他們又把攔河網收起，把拖還掛着些同網眼一般大小的魚。最後把竹枝撈起，上面粘着千萬朵「魚花」，晒成乾枝運回家去，——這魚卵一下水就化作小魚——在魚池裏養一批好種。

三

大暑天河裏洪水暴漲；他們負着箒網和竿子走下河溝，把網子張開，繫在十字竿上，另外用一根大竹棒，一端捆在架上，一端踏在腳下，扯着竹棒上的繩子慢慢放入一個個水沱邊。等一會魚兒遊到網中，他們使勁扯起來，網兜還在水中，波浪不住地翻動。假使是

一根大繩，那就像一塊黑柴，滾下網裏。它東一鑽頭，西一鑽頭，擔心網子要給它弄破。但是網子拉上空中，它就掙動不得了，大魚小魚，一齊裝進魚籃。搬網全靠運氣，有時等了半天拉起來只是一堆亂草，草上只有小蝦和水子。有一回，么兄弟正在啓箬，一對白鯉躍出空中，還是學跳龍門的初步；可是跳出去又落在大哥的網裏，兩弟兄拉起網來，各人網兜裏都有一雙鯉魚。

等水消了許多，他們換上釣竿，不用錫墜子，讓釣線在洪水裏到處浮遊，只看竿尖的動法，當作浮子。釣鈎上穿着一個大螺螄，至小也要斤大斤的魚才吞得下。老四的尖竿先擺了一下，他向么兄弟道：「來囉！老么收拾下水！」他說時，竿尖很凶地一彎，他把竿子一帶，拖着個很重的魚。老么急忙跳下水裏抱着了魚，他把鈎子取下，老四拉了個空，當是魚跑了，正在埋怨兄弟，見他抱着一尾尺來長的鱮魚，從他面前起來，他才哈哈大笑。憩了一陣，大哥也釣着一尾魚，老么又下水；剛剛擒着魚，見四哥又釣着了魚，他把魚夾在臂下，兩脚一伸就泅到老四的釣絲旁。他雙手高擎着魚兒，蹣水到岸，這那兒是垂釣，簡直是老么在河裏空手摸魚。

囉

秋來了，魚正肥，他們背着大網和魚具走到一個深沱邊，坐在黃葉林下飲了一罐「醪」，才抬起那八丈長的大網，蹀水到河心。大哥吩咐一聲放，那網便慢慢沈下水中。沱水很深，魚老大首先去理網脚，沒水很久還不起來。老二疑心他拌在石孔裏出來不了，趕忙下去打救。但老二下去又很久了，也不見起來，老三和老四又跟着下去，剩下老五和老么守在岸上。忽然望見大哥同二哥在對岸起來，張嘴吸了一口氣才喊道：「找了半天，連網子都摸不到，莫非大魚拖跑囉！」但是這十六丈直徑的網，就是鐵墜子都有幾十斤重，那來這大的魚把網子拖走？隨後老三和老四也起來了，他們也說尋不着網。大哥吩咐他們守岸，同着三位兄弟分頭沒水；但那三位兄弟一忽兒就起來了，還是說不見了網子。等大哥起來時，他說：「我鑽進網裏，摸到一根大鯉魚，那傢伙的尾子真凶，一纒來打到我的耳門子。我的耳朵發響，才捨囉魚起來。……這水真深，一連要蹬五下才能現水，五三不連二十丈？……」但弟弟們似乎都信不來。他們商量說這兒水深不便打魚，不如拔起網來到別處去。這回除了老么，都一齊入水，這是體貼父親的心意！「百姓痛么兒。」四

位兄弟跟着又上來了。還是說不見網子，證實了大哥的話不是扯謊的。等了多時，見大哥的手伸出水面亂動，忙派老么去接。大家瞧見了網，才一齊去幫忙。網子拖上了岸，打開一看，那兒有鯉魚，却見一尾尺來長的大鱖子前來替死。大哥說：「今天開張不利，我銀累囉，你等人在邊上打罷；別又尋不着網，叫我來淘氣！」

五位兄弟怪不好意思，牽開網子靠岸放下，打量網子洗到了水底，一齊下去理好網。老么獨自後上來，他說罩着了四五根大魚。換了幾口氣，都下去擒魚。看誰擒的多。四位哥哥有的得一尾，有的得雙尾，都起來獻給大哥。等了一刻，見么兄弟頭頂一親水，又洗下去。大哥怕他淹着了，趕緊去救，扶他上水。他連腳都不會動，還要大哥拖他過來，他嘴裏含着一尾魚，手上擒着兩根，腰下挾着一對，腿上還挾着半尾。他說魚是擒完了，只是他腿下挾着的沒了一尾。

跟着又打了幾網，得了不少的魚，都是么兄弟的功高。隨後他們圍着十個大石穴，在穴外洒下幾重網河網，但是用竹片去探，却不見魚出來。他們才把酒炒過的一爬山豆，一和着石灰溶在洞裏，這一來，水都渾了，只見網河網的浮子不住地擺動，想必是出來了不

少的魚。有的魚浮到水面呼吸，只須用網兜輕輕一籠就籠住了。這時將網圍小一點，擒得了許多魚。

五

在冬天，河水清亮得同水晶一樣。他們站在長狹的魚船上，引着一羣黑羽的野老鵝在河中打魚。這老鵝大體很像野鴨，足上的蹼很健勁，眼是綠的，嘴壳很長，尖端彎曲，像鋒銳的鷹嘴，頸子很寬大，用稻草輕輕繫着，得防它嚙了魚兒。主人用篙竿在水面打幾下，它們就全體鑽入水中。有幾只含飽了魚，主人用竿尖接它過來，提着雙脚一倒，那些小的魚兒，便從它嘴裏嘔了出來。忽然有一只老鵝出水「唧唧」叫了幾聲，全體老鵝都跟着它下水。魚老人在船上注意撐起篙竿，望見水裏現出一條黑影，忙搖船過去；一會兒五六隻老鵝抬起一尾三四斤重的大魚，老大揆在船邊將魚擒上，放進籃裏。那隻有功的老鵝，站在魚籃上休憩，主人特賞它一塊豬油。

打完了一個沱，收起攔河網，網上也吊着不少的魚。老大老二背着魚船；老三老四挑着竹竿，竿上站着兩排老鵝；兩位小兄弟挑着魚具，還隨着幾條狗，一齊走到另一個深水

池，在那裏又得了許多魚。河邊圍着許多觀客，有的要買魚，老么憑乎稱給他們，那分益只有多不會少的。

有的池水過深，他們就放出一根水繩。水繩有一二尺長，毛色灰黑，很寶貴，尾子尖長如錐，足很短，有蹼，下水時比空中還要活潑。這傢伙的性子真凶，只要是魚，準死在牠的口中。魚兒見了牠，一羣一羣竄進深淵；但深淵更是牠用武之地。牠專吮魚血，不吃肉；不然，打得的魚，都會給牠吃光。牠獨占壟強，只許牠自己打，要是碰着同伴，牠先打死了牠，再去擒魚。牠在水中拚命追，一下攀到船邊，一下又遊到水底。牠專擒大魚，小一點的便饒它過去。有一回牠追上一尾蠻大的魚，一口含着魚腮，吮它的血，任隨魚掙扎得怎樣厲害，牠死也不放。等到魚軟了，才拖了它起來。回到船上，主人也給了牠一塊豬油。牠正吃的快活，主人用鐵鍊將牠繫着，叫牠憩憩，放牠的同伴下水。他那裏肯依，不住在船上轉圈子，看見牠的同伴打着一條大魚，牠便發急地「絲絲」號叫。

到晚來，他們弟兄在沙灘上搭搭起魚篷，用網子做圍籬，老鴉一排一排繫在當中，水毛子關進籠內，幾狗條在外面看守。篷前點着一星漁火，哦！那一星漁火，有福的漁人！

養 鳥

我家裏養着很多鳥兒，單是雀籠就像燈籠一樣，滿屋懸掛着，還有燕窠，鷓巢，野爐籠，鸚鵡籠，瓦縫裏的麻雀窠，和屋後松林裏數不清的鴉鵲巢；「一天到晚」有百鳥歡歌。那紅嘴綠羽的鸚哥，聳着尖尖的冠羽立在銅圈上，足爪抓着一枚松果，用它那彎鉤似的喙細細地剝食松子；有時聽得小兒的哭聲，它也會啼哭。那花白的四喜雀，毛羽很光滑，身材又伶俐，時時高舉它的尾翎，它不愛叫，專會打架，一場爭鬪總是百銀子的輸贏。打架的鳥兒要數蠶豆雀；這雀子小極了，約麼一粒蠶豆般大，但它玲瓏精悍，性子極凶猛，每回打架總要拚過死活；起初在棹的兩端疏疏地洒幾顆芝麻，它倆搶完了食子，撞着就打；你啄着我的頸毛，我啄着你的，爪又着爪，拽做一團，還用翅膀撲去撲來，弄得羽片紛飛。還有那花綠綠的雄雉也養在家裏，它愛喫菜花和蟲子，雖長得美麗，却不頂肥，打鎗時把它繫在鳳尾草間做鳥囿；它叫上幾聲，看守那青山的野雉，立刻就會飛來決鬪；但那誘惑的鳥還未着地，獵人的鎗早就響了。在這許多許多的鳥類中，我最愛那巧嘴的畫眉和鸚

飛的鴿子。

金畫眉要上山去捕捉，折一片毛草葉在指尖上挽個圈，用嘴唇吹上幾聲「啾啾」引誘許多畫眉的唱答；從這崖邊應到對岸，又從對岸回響到這邊。在那叫聲頂多的林外張起網羅，再用泥沙將鳥兒趕出。畫眉飛時不看前方，專用頭住空中鑽。一飛幾撞在鳥羅網裏，它掙動得越厲害，那絲羅將它纏地越緊。一只一只的擒來關進那鳥籠，它們的野性太大，拚命搥籠，有的頭頂的羽毛都搥光了，鳥籠上還沾着血腥。過了幾天，把那不叫的雌鳥放回山去，挑選羽毛豐美的，腿骨健壯的，分養在竹絲籠內。籠外罩上衣子，省得它們再要搥籠。這時將它們喂得好好的；食子是雞蛋牛肉和麵粉蒸成的，間或還喂一點蟲子。有時它們的排泄火結，用蚯蚓煮水給它們飲，可以退火，便排泄通暢，顏色轉綠。每三天給它們洗一個澡；打一碗水放進籠內，畫眉便用頸子蘸水洒濕全身，翅膀翩翩地扇動，還用它的嘴亮亮地爬梳羽毛。這樣它們長地越發好看，許有一只格外美麗，它的羽毛金樣的黃，彎彎的眉毛如有新畫的雙蛾。它在籠內旋轉跳躍，從籠上撲到籠邊，又從籠邊躍下籠底；有時它伸着頸子向籠頂探望，要是你的手扶在上面，它會撲上來啄。餓了，它喫一點

食子，用它的嘴在盞內亂啄，把食子糟蹋滿地，外面的鳥兒時時飛來檢食；它再飲一口水，伸長了頸項細細地吞。晚上它靜靜地睡眠，怕長腳蚊吸它的血，把頭縮進羽內，只用一只腿立在軸上；紅日初升時它就醒來，金黃的身子浴在通紅的陽光裏，它心中快樂，張着口，狹長的小舌不住地搗動，放出那甜密的，清脆的歌聲；一足唧唧！一足唧唧！一足支支呀……它的巧嘴，它的圓潤，勝過百舌，叫你聽了猶如飲了一杯葡萄汁，麻醉了你的知覺與性靈。叫的高興時，放一面鏡子在籠外，它見了會忽然發怒，撲到籠邊同它的影子打架。這樣纏了很久，才讓它學打架；預先灌幾滴人參水，把兩個籠門扯開，揭開了隔板，兩個畫眉鑽籠就打；足爪互相纏着，用嘴尖使勁地啄，好像啄木鳥爬在樹上啄食蟲子；它們這樣在籠內亂滾亂拚，死不肯放，直到敵方軟了，才把它們分開；這樣一來，鳥的性子越是發作，那得勝的盡力高唱，惹得遠山的鳥都唱答起來，慶祝它的勝利。

鴿子的翅膀比別種鳥的格外健強，上面的羽毛也格外多，鼻孔外有一圈隆起的邊緣，保護它的呼吸；頂精緻還在它那圓圓的眼睛，白沙眼比紅沙眼更是寶貴，眼中還可以分別各樣的水色；眼睛好的，視力和記憶也強；鴿的羽色多是瓦灰，在屋簷上立着分外合色。

但我總喜歡那對白羽帶綠的清晨起來，先去開了籠，這一大羣鴿子飛向朝霞裏悠遊地盤旋，有時斜斜地翻飛，它們尾翎上的哨子便「銀銀」地鳴；遠處的鴿子聽了，時常飛來捕捉，我見了急忙放一排火炮，它們聽了，便往高處翔，那鴿子飛來也往天上騰，等它飛到鴿子頂上，它便收斂着羽翼，一爪鏟撲下，一連撲了幾個空我才歡喜；鴿子再往上騰，小劉起「麻子點」，「鴿子便追不上了。它們飛過了白雲，白雲在天上悠悠地行，鴿子啊！頹憊的形影再不能靠近你身，你翹首望天空是什麼顏色？你側眼看地面的山川，田野，人家，又是什麼形像？喫了早飯，我去喂鴿子，見它們剛剛飛回，胸膜微微地抖顫，張着嘴在槽邊吸水。我手中的穀子一拋，它們結隊飛到我的身周；有的站在我肩上，我手心還有些餘粒，那對白鴿便飛來站在手心上；我摸摸它們光澤的白羽，又讓它們飛去。它們當中，還拐來了幾只野鴿，我揀着關進籠裏馴養。它們吃飽了，互相追逐，雄鴿的頸毛鬆鬆地卷起，一伸一縮向着雌鴿獻媚；口中哼着「鳩鳩」的情曲。更用足爪踩在雌鴿的尾翎上。有一天正值我表哥的婚期，娘打發我到姑家去道喜，因為農忙沒有護送；我才對娘說捉那對白鴿作伴，等我安抵姑家時再行放回。娘點了點頭，說很妥當，還叫我把新郎頭上的金葉

繫兩朵在鴿的身上帶回。到了姑家，我向新郎討金葉，他那裏肯，好在新娘也是我的表姊，她隨了兩片給成，還用花線替我繫在鴿的足上。我讓它們多飲幾滴水，在它們頸上親了幾下，默默地說道：「鴿兒，把這美麗的禮品帶回家去給母親！」我才朝着我家的方向放它們飛去。這時喜堂前燃起花炮，驚得它們往天上飛騰，繞了幾周，向東方一直飛回。母親啊！你瞧見那對白鴿沒有？

龍燈

太陽是紅的，桃符是紅的，女人的臉也是紅的，這是新年的一般喜象。你耳邊不時透來爆竹的爆裂聲，兒童的歡呼聲，和親友們向你道「拜年拜年」的祝賀聲。在鄉下，穿着花花綠綠的新衣裳的村姑娘，這日更着上她新繡的花鞋，提着一籃「黃粬」和「茶食」，走過一塊開滿了金黃油菜花的土畔，又轉過一方開遍了雜色碗豆花的田角，一直走到外婆家賀年，趁這機會好看龍燈。在鎮上，店門是掩着的，裏面透出「噹噹噹」鑼聲，這是兒童在練習龍燈鑼，準備接龍的；有時更吹起「嗚都都」的竹筒號，這新年的號聲一響，大地立時就回到了春天。

初八晚上，龍王廟豎起了天燈，天燈柱旁掛着兩行菱角形的紅燈，招引遠近的人前來膜拜，祈禱龍王放出一條更亮更長的龍。十一晚上，廟裏的人擠得不透風，歡躍着狂呼着，等候出龍。忽然從龍王的寶座後，爬出了一條蠻大的，發光的火龍，它頭上有一對金亮的觸角，比牛角還大；一對眼珠突出尺來長，張着口，擺着舌，須，還有青的龍鬚，它

的身子有十來節。每節都是丈太丈長，像一個大「甲」字紙箋，「上面繪畫着鱗甲；它的尾巴是扁的，像鯉魚的尾鳍。全身點着浸過油的紙條，紙條上還沾着火硝。龍身移出了正殿，鑼鼓花炮響鬧喧天，前面是一對元寶引燈，後面是各種彩燈：有鯉魚，有烏龜，有蓮花，還有鼓形的花燈，提燈的人盡是天使般的兒童。他們後面有一個元寶，這還是紅的，可以上下轉動，龍頭緊緊地追逐那元寶。龍的尾上跟着一次羣趕龍的人，這些人真擠得有個樣子，他們的脚可以不必着地，別人自然會擠着他走。街坊的店戶遠遠聽龍燈響：「錢錢，錢錢，錢錢，錢錢！」一連忙焚起香燭，香燭前還有一個紅紙包着的香錢，送給龍王作賀儀。海龍滾來，向神龕叩頭拜年，給玉皇招財進寶。主人化了半張錢紙，海龍又移向他家。海條街上架起一座牌坊，上面畫着戲園和勸善的彩畫，裏面的燈光都亮得亮晶晶的。頭行到此處，要低頭穿過。有時經過一家茶館，門前高掛一盞燈籠，這燈籠的亮度預兆今年賣茶的生意，所以更點得輝煌；店門的兩旁還懸着一對走馬燈，特選去幾根，轉過來却變成了龍燈，燈下還帖着許多素謎，給顧客猜破的謎子都有一包糖食作獎賞。那時走過一家朱門，海龍望見窗眼裏的顏色，疑心海中的龍女逃到了人間。有時逢着一羣鬧鬧團

，一個無賴化裝做歌女，在空幃內和一個小丑相對唱答，其餘的人全體附和。小丑唱一句：「荷花鬧海棠，」大家和一聲：「柳得兒柳連柳。」接着是歌女唱：「正月裏，百花燈，那裏有心觀？」大家又和一聲：「柳得兒柳連柳。」同時做出種種猥褻的表情，海龍見了也笑地作嘔。遠望前面火光四射，花炮一陣陣地爆着，這不是接龍，是替王大爺添貴子！海寶燈：一對童子抬着這寶燈，火炮歡呼裏送進王家的堂屋，不到明年王大娘準添貴子！海龍進到王氏堂前，一心想吞下那個寶燈，忽然聽說主人要燒花筒，它心中一怔，水到不怕火，火可受不了。它朝了家神，轉身出來，長長地擺在街心。耍龍的人脫了衣服，主人先放幾串花炮，中間夾有「天冲子」和「地耗子」，然着時到處亂鑽，有時會鑽進龍的眼裏，和觀客的袖中。花筒點燃了，起初朝天放射，等火力然足時，屋頂的火花射出幾丈高，放花的人才提起花筒指着龍燒。耍龍的人不住地抖動身子，火花一簇一簇地墜下，龍頭和龍尾燒得頂慘。這火花射在身上，如同螞蟻咬了一般，但嚼得太多，也未常不痛。好在耍龍的人盡是英雄，他們不怕冷，更不怕燒，這幾個花筒算得什麼？一連放了十來個，有兩筒因為火眼太小爆炸了，耍龍的人還要請主人燒；但主人回答說：「是好漢明晚再來！」大家

才叫一聲：「恭喜發財！」海龍又要到他家，又穿過幾座牌坊，忽聽大鑼大鼓迎面前來，走近一看，才是一條彩龍；這是兩人耍的小龍，全身披上綾羅彩緞，金晃晃地在燈光下閃躍着。二龍相對點了點頭，跟着搶一回寶，彩龍小巧玲瓏，一會兒在坤上滾動，一會兒又騰上空中；但大龍不慌不忙用尾子將小龍纏住，轉頭過去却擒不住寶。這時前面然起了九連環火炮，彩龍害怕受傷，早就逃之夭夭，剩下大龍又遭了一次火攻。

耍遍了街坊，海龍耍下鄉去。遠遠望去，真像一條活龍，前前後後還有千百個燈籠火把。首先走過一間茅屋，屋的主人是個漁夫，他恭恭敬敬向海龍進香叩首，願龍王今年多送他幾尾大魚。跟着龍燈耍到保正莊上，打引燈的會首先向保正賀年，祝願他人財兩旺。保正把祭台抬出大門，上面擺着一椀很體面的茶食，香酥酥的芝麻油果子放在當中。保正親身接了龍，大家道了一聲「恭喜發財。」龍過了正堂，向神主朝賀，叩了三次頭，擺了幾下尾，才仰着退出來。它在地場上兜了幾道圈子，打了幾個滾，現出很活潑的樣兒。花炮不斷地在它周身爆響，地面的紙壳積了一層，滿屋中繚繞着火藥的烟味。猛的一聲花筒來了，起初只端出一筒，朝天放射，火花沖得真高，中間還夾有火酒炒過的鹹末。然着

時發出美麗的火花，跟着洒了幾把硫黃烟，弄得烟霧沉沉，才請出兩個花筒指着龍頭龍尾，燒個痛快；還沒有燒完，又來了四筒對着燒，火看熱鬧的人盡擁擠上了階沿，舞臺中只剩海龍在火花中四處浮游，做出各樣的舞態。花筒由四個變成了八個，圍着龍燒，火花充滿了尖空，沒有一點兒空隙，爆竹也不斷地放；有時更聽得震聲巨響，大家都疑心花筒爆了，怕保正的花筒是專家製的，從不會爆裂；這只是幾聲一響炮。燒到後來，龍燈裏的火全熄了，保正看見，笑地半天合不了口。等合了口時，他吩咐一聲：「饒囉他們，明晚再來！」耍龍的人立定了，高吼幾聲：「恭喜發財！」廳頭全體人員請到堂中吃茶點，主人特敬他們幾大盤一年粿。」大家謝了主人，舞着龍燈又要到他家，像這樣的火花不知這晚上還要碰着幾回？

端陽

「丁丁貓，

愛趕場；

飛織子，

愛乘涼；

不殺豬，

不殺羊，

殺個耗兒

過端陽。」

我聽了五弟的歌聲，跳下床來，見紅日映在窗上，炎亦可畏。我裸身跣足跑出房門；門旁懸着菖蒲與艾葉，那菖蒲像一雙青光寶劍，鎮壓着五毒的猖狂。我剛剛打開柴門，碰着保娘家的長年過來送節，連忙喊道：「媽！媽！當真過端陽囉！保娘家送來果麼多紅蛋，白鷄

「煮生的紅蛋！……還有糉子，三尖角的。」我把禮物收了大半，媽吩咐我取幾百青錢放在送禮的提籃內墊底，打發長年回去了。

我跟着去趕早市：賣艾葉的，賣菖蒲的，担着挑子尖聲叫賣。生意頂興隆要數扇舖。羅團扇上繪着龍舟競渡，紙摺扇上嵌着綠霞霞的魚骨。我只花了三十文小錢購得一柄蒲葉扇，大搖大擺扇過街心。

一會兒我擠進了城隍廟的扯謊場，那兒盡是賣打藥的，看相的，算命的；還有變「把戲」的，他憑着空手變出一個雞蛋，雞蛋變鴨蛋，鴨蛋化成一隻小鵝，鵝的頭有點兒像蛇了；最後變作一套茶碗，碗裏盤着一條菜花蛇，他再從匣裏放出一根蜈蚣和一隻儉油婆。三個虫子擺在攤子上，大家以爲它們會逃跑，甚至還會傷人呢；那知誰也不敢動，因爲蛇要害儉油婆，儉油婆要害蜈蚣，蜈蚣要害蛇；一個想害一個，却又一個害怕一個。那邊賣打藥的布篷上推着一大塊蛇皮，匣裏還關着一條黃花的雞冠蛇：這傢伙很毒，頭作三角形，會立起身子來追人；要是它比你高，那你就活該短命。你當時趕快把褲帶解下來拴在樹上；過端陽你再用青黃赤白黑五綵線繫在手臂上，這是長命避災的神訣。那賣打藥的帶說

帶唱，那怕毒蟲感之凶，只須他一包藥粉見效如神；倘若趁早服了這藥，什麼毒蟲也不敢咬你。恰好這時來了一個病人，腿腫得和身腰一般大，說是走夜路被長蟲咬傷了的。那賣打藥的首先火化了幾張錢紙，唸了一道咒文：說病人的命星太壞，犯了青龍的道兒，這口傷勢非三五月好不了。倘若不趁早醫治，腫上了胸口還有性命之憂呢！病人連忙作揖求治，他腿腫了不能叩頭；賣打藥的才用朱繩緊緊繫着他的腿，取片瓷瓦花破了皮膚，用嘴巴使勁把毒血吮出，再敷上那神妙的打藥。今天過重五，五毒沖天，叫他忌避些，不要坐門限，不要露宿，更不宜見血物。

我回頭踱進一家麵館裏叫了一碗「紹子麵」，兩個水晶包子，那點心上面有一點紅，真可愛。我正在唱得津津有味，一位老道近來嚮符。他取一張黃紙，用香灰在上面一抹，立刻就現出一道符文。他唱道這符可以「避兵躲鬼，驅禁百蟲。」可是麵館主人老不睬他。跟着又來了一位痞子，身上纏着一根十來尺長的大蟒；這傢伙的頭有茶杯般大，一對火鑽從鼻孔裏射出來；那痞子不住的玩弄着，把他舉起來向着主人：給主人招財進寶，消毒除害。吃麵的客人中有幾位婦女和小孩早駭跑了；主人沒法，才賞了他幾文錢，對他早日

修成團滿，歸波大海。端五玩蛇真有意思；我從麵館裏買了一根麵粉做的蛇，一路吃回家中。

在家中，表姐和姊妹們正在忙着縫做香包兒，好像過年做鍵子一樣。大姊替我做了一個猴三兒，裏面裝滿了香粉子；嘴尖尖的，耳目口鼻是墨畫的；雖是很精巧，我總嫌太小了。難爲他替我製一個蠻大的，有尺大尺長，眼睛是油珠子做的。我牽着它到處去逛，教它翻跟斗，爬樹子；要是碰着真的弼馬瘟，恐怕還會打架呢。表姐又替我做了一個青緞的雞心子，上面繫着一塊菖蒲，嗅着時好叫我想念這個節氣。連爸爸都要帶一個雞心子，（那自然是娘做的，）裏面包着麝香。

金鷄唱午，一家老少聚在堂屋裏團節，首先擺上幾盤白玉般的艾香角糰。這糰子是用箬葉包着糯米，裏面用濃的稻草灰汁煮熟的，還得先用艾葉浸過糯米，吃起來有股艾香，甘溫適口，這種食法很妙，如果你吃過鎮江的松毛包子，你一定會嗅着一股松香。吃了糰子，跟着端來下酒菜：一盤鹽蛋，一盤紅燒茄子，一盤小煎青椒，和一盤獨蒜雞丁。各人杯中的上家製的黃酒，裏面加上雄磺；這磺石有點帶膏藥味兒，說是去毒的；其實雄磺

本是毒物，只不能單獨存在，常與他種礦質化合，所以就不毒了。香料中生的獨蒜最不可少，那是化毒的；吃不完的大蒜泡在酒裏，乾後可以磨來擦瘡。上飯時有苦瓜丸子，回鍋肉（開氣人家不吃這菜）和兩斗碗清湯富瓜；湯裏必須加上幾片苦瓜，一來苦味作涼，二來可以保護湯汁，過夜都不致變味。此外還有一盤別緻的素炒莧菜，加上蒜末與醋酸，湯汁作紫紅。莧菜是化毒的，正像野菌中的火炭菌，吃了不但不會中毒，反可以化毒。這棹酒席很清淡，不在乎吃的滾飽，像吃年飯那樣。飲不完的酒，加水沖淡，酒在房中，枕頭上尤其要多酒，恐怕你打死了的長蛇復活起來給你做枕頭睡。再把剩下的雄磺調得醞醞的，在各人的，自然是我們細娃兒的額上畫着虎王，頂好是對着鏡子自己畫，謹防人家在「王」字底下畫一個「八」字；就是人家替你畫上「八字鬚」，「你死也不要幹。再蒙上虎皮，學一隻猛虎在百草上打滾，狂躍；這是古人蹈百草療病的遺風。到晚上，把那些野草採回家去煮水洗澡，這澡水自然臭草藥味兒，但洗了不會生瘡，一直可以保險到來年重五。

團了節，牽麻不斷線的遊人揮着扇子，醉醺醺的走向江邊。滌河中恍着船影，那綵舫誰開了棧羅，裏面坐着佳人與名士；他們吹弄笙簫，清歌漫舞；也許還要吟詩作賦，憑吊

屈原。還有數不清的龍舟，龍頭當前，龍尾在後，長狹的船身繪着鱗甲，划起來輕快如飛，活像一條水龍。起初是龍舟競渡，由綵舫發令，耳聽花炮一響，羣龍鳴金擊鼓，舟子們提起橈扁使勁的划，「哼荷哼荷」，哼着船家的口哨，龍舟一齊爭先恐後往對岸飛奔，有一隻用力過猛，將船身弄翻了；他們爬起來，翻過船身，還是跟着追去。中間有一隻似乎很快，但在中途丟了兩塊橈子，又讓後面的趕上了。兩岸的觀客不知鹿死誰手，也幫着他們哼呀哼扎！直到後來，有一隻先撞對岸的機石，得了頭彩；又是一排邊炮，一陣鬧聲。那得勝的龍，這時用尾做頭，倒起划到各家綵舫前去領獎，大家都笑他這時遊地太慢了。領獎完畢，龍舟謝一聲「恭喜發財。」這時綵舫打發龍舟去拯救二千年前投水的屈原，用竹筒盛着米飯拋入河中去祭他，或是把糉子沈到河心去餵蛟龍，舟子都撲進水裏搶東西，但謹防在水中碰着死鬼的陰影。正在忙個不了，有一隻綵船上的花炮響了，一個花綠綠的氣包滾下河中。龍舟奮勇地奔去搶拾，那知那寶貝太圓滑了，半天都拾不起來，那麼多的龍爪簡直不中用。忽然有一個舟子急中生智，雙手抬着氣球向空中一拋；那知呀，那彩球會拋在人家的船上，笑壞了夾岸的觀客。結果領得的賞，二舟平分。這邊的綵舫又燃放火

炮，不見彩球，只見一隻水鴨從頂蓬上飛下；這鴨子灌醉了酒，昏頭昏腦地到處亂鑽；好在它的腿已經斷了一隻，不然簡直沒法擒住。龍舟接近它時，全船的舟子都撲下水去；那鴨子早就潛逃了。一會兒在遠處伸出頸子呷呷的鳴；羣龍又奔去；又撲了個空。鴨子順着水洄，龍舟也順着水趕，一直追到下游。大家以為鴨子逃跑了，龍舟丟臉不小。這回來，今天的戲就散場了，再沒有鴨子可看了。精不到後來那鴨子會從一架龍舟的尾下伸出頭來叫，那船尾打鑼的梢公來不及脫衣裳，卜東躍入水中將鴨子抱住；兩岸又是一陣吼聲，河中又是一台鑼鼓！比這個還調皮的鴨多着呢，哦，好熱鬧的端陽！

賊

要做賊先要拜師，獻上一隻生的豬脚和一隻熟的豬脚做贄禮，發誓要遵守本堂的忠義信條；然後賊師才傳授秘密的法門，同時又結交幾位師兄弟，在桃園裏煮酒「換把」。

一年順途地偷過，到了歲臘，堂上也更辦過年貨。衆兄弟奉了賊師的旨令，「造了粉子」（吃飯），酌上一鐘壯胆的藥酒；攜帶隨身用具，披上黑衣，着上一雙鬚髮底子的草鞋，踏着星光分頭進發。他們望見人家屋內燈火全熄，便拾幾塊石子向瓦上擲去：要是這叮噹的聲音驚動了屋里的人，便知他們還沒有熟睡。主人不親身出外巡查，便喚狗來追；這時賊子躲在陰暗地方，頂好是屋簷下的柴堆里；要是惡狗趕來，擲出幾枚香酥酥的藥蛋；牠們吃了，便死聲无息地躺在地下；先把牠們抬回去，賣給做狗肉湯鍋的商人。回頭一切都靜了，溜到人家灶屋壁外，避開煙囪，擇定一塊牆壁，把腿上插着的刀子取出，先畫一道圈，才輕輕地挖；要是碰着牆內的「柴塊」，或是里面預防的木板，得捨了這洞，另找他處。這洞只要同肩膀一樣寬大就成了，因為除了肩膀，別的身肢經了慣熟的練習，可

以竊的極小極小；反正洞口太大了不中用，主人也嫌得彌縫。打好了洞，熟腳留在外邊，派一個生腳進去探險，他恐怕頭顱遭主子暗算，先把腳伸進去；要是沒有響動，便燃着火條，探望屋內的景況，再帖一張鬼符在牆角，那屋子便冷浸得可怕。他嗅着灶頭上臘肉的焦香，先偷了那塊肥厚的「坐橙肉」，再偷些香腸，肝子，腰子，舌頭……遞出洞外，剩下的幾塊留給東家過年。然後把火鉗，火鏟，鍋鏟，菜刀，夾子等等零件取出，連吹火的竹筒也取了出去；屋內有一架織布機，他快刀斬亂麻似地連布帶紗割了下來。灶內的東西儘得差不多了，剩下些笨重的拿不出去，才「想方子」鑽進臥房。他憶起了他的熟腳「把兄」曾經告訴他，那房門的門上，有個暗鎖。他在旁邊挖了一個小孔，伸手進去抽開那門下的暗鎖，才輕輕地開了房門，里面靜極了，只有一絲熟眠的氣息。他吹着紙條四下探望，隱約的滿房都是財喜：吃的，穿的，玩的，件件齊全。他搶着些粉條，水烟，蠟燭，火砲一類的年貨；再拿走些衣服，首飾，茶壺，酒壺……慌忙中連夜壺都拿走了。回頭他圍着一個竹罩，揭開一摸，里面有隻「叫雞公」，他一手擒着雞的頸子套進腰帶上。忽然聽得廚房里的貓兒叫了兩聲，他屏息靜立一會，還是沒有響動，胆子又壯了起來。他認定

了那個空床，將上面的綿被拖下。那知里面睡着一個「細娃兒」，那孩子很響地跌下踏板，駭昏了，心里明知有賊，口中却喊叫不出。賊娃子看見漏了水，伸開腿便跑，那知打錯了方向，碰着牆上的釘子，他急忙轉身，又闖倒了一塔「細碗」；「時」廚房門也嘩啷地響了起來，外面的賊娃子知道事情不妙，便背着黑貨逃跑了；等那生脚奔到門口，一杖長矛擲了過來，可惜擲早了，沒有擲着人。那賊娃收不住勢子，撞在矛桿上跌了一個倒栽葱。他順手擒住矛子，那漢子捨了武器，雙手死死地抱着偷兒的背和手，這是擒賊的上上良方，省得他的刀子傷人。那賊拚扎幾下，輕輕地喚了一聲：「水漲囉！擄來救命！」但是洞口連回聲都沒有，他又掙動了一會還逃不脫，那大漢的力氣真猛，緊緊地摟着賊的腰幹，弄得賊的呼吸都快斷了。他覺得賊軟了，將他的雙手挽在背後，一腿壓着他的頸子，把頭上的青帕取來繫着他的手脚。這時屋里的人全都驚醒了，大家幫忙把賊捆在柱上，看出這賊娃就是當天化裝來討飯的叫化子；他的身材很柳條，頭髮蓄得很長；裸腿上扒着一把尖長笨重的刀，腰間還掛着一隻叫雞公，可憐那雞早就閉氣死了。一家大小聚在房里和厨下清點東西，亂得狠，年貨全丟了；更可惜，那陪嫁的布是東家母女親手紡織出來的，也給偷走

了，難保將來那對美滿的姻緣——主婦正在嘆氣，見「長年」打着火把回來，手上抱着那已經職成的家常布，和一些零碎東西，說是在路上追回來的。東方漸漸發白，太陽出來照管世界，不再是黑夜的權威了。那長年把賊娃牽出大門，倒吊在樹上。大寒天，他額上的汗珠像黃豆般大，一顆顆滴下。長年又往土邊割來一束苧麻，繫成一條鞭子，向賊的赤背上亂打，口中罵道：「你這黑心肝賊娃子，會假裝叫化子來打方道，老子省囉一碗冷飯喂狗雜種吃；那曉得，你這個雜種會來偷我們老板……」馬立點把東西全退回來，換你這條狗命；不幹的話，老子活活地捶死你！癢死你！……」那蕪葉上的毒毛打在身上，紅腫得，痛癢得鑽心；但賊子咬着牙關，死不開腔。野藤不住地揮打，像一條毒蛇在身上亂滾，漸漸背上的肉隆腫起來，頸子脹得同腦袋一般大，他還是不開腔。那漢子發威了，看見老板娘的東西要回不來；他又去把過年香點來烙他的背，還要取雕刀來挖他的足筋。老板娘不忍見娃子活活地受罪，連忙擋住長年。她說偷東西沒有犯死罪，打了一頓也就夠了。長年一心要送他進衙門坐監，但報一個案子，要花一大筆銀錢。還是老板娘慈善，說把他放了，叫他記着長年厲害，以後休要再來。長年遵命把偷兒放了，還踢了他幾腳，叫他滾蛋

但是他倒在地上，動也不動，腰沒有斷，腿沒有拐，人又沒有死，怎樣還不滾開呢？長年又要吊起他來，他不動；要拿他送官，他也不怕！這才淘氣了！到底是老叛娘體貼得到，賞了他幾升米，幾件破衣；他馬上就爬起來，向着屋子磕了三個響頭，才「揚長而去」

！好個賊娃子！

賭紅寶

這家店門口忘了點「簷燈」，門縫裏也望不見星火；四周全是漆黑的，寒風一陣陣向有這清冷的街上呼號，好像在吐露一樁秘密。店門外隱約有個人影，像一個監獄門外守夜的哨兵。

裏面是一個秘密的賭窟，流氓，煙鬼和土匪的安樂窩。窟的四壁是圯壞了的土牆，碧基的石塊骯髒得像癩子頭上的瘡疤；牆角舖着一層薄薄的穀草，有幾個骨瘦如柴的煙鬼躺在那里吞雲吐霧。中間兩張門板鑲成一箇案桌，一對白燭點在兩端，四周圍滿了賭徒，他們正在押紅寶。癩子娃兒當寶令，他頭上裹一塊絲帕，額前挽一個「英雄結子」，帕尖吊在耳旁再也看不出他頭上的癩巴；雖是大冷的冬天，他右邊的袖口永遠吊在背後。「馬頭上的」趙賭哥立在對面，跑江湖的燙毛子（賭場騙子，本姓湯）站在他旁邊；人已經圍得很緊了，還有人要想擠進去。

從竅眼裏遞進一個紅寶；一只寸半見方的銅盒，蓋頂是圓的，寶底迎着一塊銅片，銅

的缺口對着寶令的方位；蓋裏的寶心也是立方體，只有一邊塗上朱紅，這紅色定寶的名，他和輸贏的命運：它對着缺口與寶令叫「歸陞」，向着對面叫「出門」，左叫「青龍」，右叫「白虎」。紅寶一上案桌，寶令放一個銅錢在蓋上，大家隨隨便便下了些注，因為是頭一寶，沒有法子可以猜算。瞎眼睛趙賭哥押了一串錢的左右，八個錢擺了一行，左右再灑上三文。其餘很多人各押各的，押好了，癩子寶令取下銅錢通報一聲：「趙大哥押左右雙方一串，現注押上下五百……」報完了才高聲吼道：「押齊囉！喂！開囉！」這時燙毛爹嚷道：「媽的！跟老子等一等！」他取了一個制錢，在案上一卜，才押了二百錢左右。寶令叫道：「不要白虎！」聽的一聲開了寶蓋，果真是白虎！瞎眼睛老趙還不肯信，他把眼睛湊近寶心一看，真是白虎，他張嘴大笑，一口黃色的痰沫濺在癩子的頭上；癩子哪有工夫理會，連忙唱道：「對門趙大哥紅一串，十個。（抽頭）現注黑五百，五個；現注紅一百，一個，付清囉，……」打子的記清了賬，才把紅寶收回。

跟着擺上第二寶，燙毛子向大眾嚷道：「徐三江這個雜（種）愛開重寶，老子押四百錢現注，白虎錠子！你等人照樣押呀！」他把銅錢直擺一行，另外一塔擺在右邊的白虎方

肉。押雙方一文贏一文，打錠子一文贏三文。大家看那毛子走遍江湖，閱歷不少，他的話極可靠，不是打白虎錠子，就是押左右，只有幾個小注是例外。徐寶官在窗外向寶令遞了三個暗號，寶令發急，生怕人家再要添注，一下就揭開了。他向窗外罵道：「他娘的徐老三又來白虎了……今年戊辰，青龍值歲，他龜兒子偏要開甲寅老虎！」第二寶賠完了，莊上五塊光亮的龍洋旅行到賭客的手中，徐三江又遞進五枚銀元和第三個紅寶。

這時燙毛子又嚷道：「狗雜種幾囉！○他萬代！老子打一串青龍錠子，看他龜子敢不敢再開重寶！」這一來許癩子娃兒走了風；二來許是大家有了成本，冒險也不妨，於是都打些青龍錠子。注報完了，徐三江那老頭子走進來一看，他心內雖是作急，臉上却不露為難。他是一個大嫖客，見天抽五錢鴉片，要值好幾元錢，飯却吃得很少，不過一百十來錢；「所以一天瘦一天，全身如同骷髏。他暗想這兩天的煙錢全輸光了，真倒霉！忙又做了一個暗號，癩子嚙地一聲又揭開了寶蓋，見是青龍，氣地火上澆油，回身向徐寶官罵道：「老子叫你開青龍，你就開青龍，真是在行……」寶官一言不發，又出去做寶。

這時賭徒少了幾人，外面透來一聲響動，立時派了二人出去打聽；賭鬼們却一點也不驚惶，眼睛死盯着那幾塊光洋。賠，賠，賠清了，又端出第四寶。這時窟中的空氣改了方向，燭光朝着寶令閃了幾閃。

趙賭哥這時說道：「徐三江連賠三寶，不是跳出門，定是轉歸陸，白虎他輸怕囉；說不定還是個背龍重寶。老子押三方，包他龜子逃不脫啦！」他跟着押了兩串錢的上下，在角上打了一串青龍錠子。要是出門或歸陸，他該贏一串；要是青龍，他也該紅一串。大家說瞎子的話有理，都照着他一樣的押法。寶令報完了數目，徐三江又在窗外擠眉弄眼；這回卻被大家看見了，擋住癩子說還要加注，各人把腰包裏所有的錢都取出來押上，賭賬的人也幾百幾串地加注。寶官說：「老子要封紅，不準押過四串，多囉老子就不開！」立刻有人應道：「癩子，你娃兒別賴！不開，老子連腦漿都跟你打出來！」癩子回道：「那老子就要告官！」「告官老子陪你坐班房！」大眾那裏肯依，迫着癩子揭開，癩子沒涉，咒他的伙伴道：「媽的三江，再來回重寶，老子連褲子都穿不成囉！……喂！開囉！單走白虎一方！」正當這時，徐老頭兒笑呵呵地跑進來，大家知道中了計，連趙瞎子不必看寶，也知道

是白虎。眼見青的銅錢，白的花邊，全盤掃歸莊上，好不生氣，燙毛子看見沒有燙着毛子，還更急燥。他首先罵道：「狗的，挨刀死的徐三江，這紅寶有假，普天之下斷沒有真轉白虎的道理！老子當了綿襖，連本錢都輸光囉！」趙瞎子也鬧道：「可不是？我姓趙的在賭場中過了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捫怪得寶！徐老三，不依你的，把老子的股本退出來！」我姓王的再也不賭紅寶囉！」徐老三，是馳名的打將，他燒足了煙，有千斤的力氣！他不答言就動武，可憐那毛子給他一脚踢到牆角上，把人家的煙盤子壓壞了；回頭一拳羅漢捶，打在趙瞎哥肥胖的肚皮上，他立時就昏倒過去。賭窟變成了武台，案板翻在地下，火燒雞了，銅錢滾得叮叮噹噹。

外面響進一聲「水漲囉！」這一堆人各自逃生；立刻進來幾個雄糾糾的差人，手上端着「五子鎗」，有的提着風雨燈。屋裏落後的幾個賭徒當場就擒。但提燈的差人發見了滿地是錢，他們都捨了人法檢錢；回頭人都逃走了，只剩了燙毛子和趙瞎哥還在地上呻吟；幾位差人分好了賊，將這兩個犯人用法繩捆着送進衙門；他們連賭具也忘了，只說是破獲了一案煙館。

飄葉子

我的家鄉自來是重文輕武的，這是幾千年來的歷史風尚。在遠古時我們的祖先本是一羣頑冥的蠻戎；直到父翁化蜀，才在石室啓發了文風；跟着就有司馬相如和楊雄出來，有如慧星乍現，吐着萬丈光芒；等到天生李白，金星謫下了紅塵；（有人誤引杜詩，說太白是山東人；就退一千步說；唐朝的山東，決不是元朝以後的山東。）三蘇父子（應作四蘇不是？如今是女權鼎盛的時代了！）也化作了亙古不滅的文星；當代的英雄還有「中國的拜命」。——這幾根柱石支掌着文昌宮的正殿。

自來都說「窮而後工」（我以爲工必窮，窮不必工，像愚下窮得連白水都喝不起，還沒有工呢！）所以文人總是鬧窮。劉禹錫拿子雲亭來比他的陋室，想來揚雄的居處很是鄙陋；相如奔到芙蓉城餓飯，才叫文君去當爐；太白更是一生潦倒，雖然他曾經享受過宮廷生活；至於三蘇呢，我們知道得不很清楚，相傳東坡是吃乾牛肉脹死的。許是餓得太久了，一下貪多致死的，而且乾牛肉不比得什麼膏粱美味，那是自流井鹽灶裏的鹽牛肉，窮光

蛋吃的；還有那當代的拜命也在餓着肚子吶喊口號。希圖討盃飯吃。

在科舉時代，文人不是怕窮的，他們去赴科考，一路上都有人款待。就是反正後，我也曾沾過這種光，有一回我從學校回家，在半路上天黑了投不到客棧，我跑到一處農莊去借宿，那主人真是厚道，殺雞宰羊來敬奉我，還給我鋪了一架新床，滿鋪着輕鬆的稻草。

他巴不得我早日中了狀元。好修一座奎閣來保鎮文風，好像資中的駱成驥狀元一樣。他還告訴我：「甲子年深更半夜來闖一個叫化子，背篋上插着一支爛筆，說要上省去趕考，因為夜黑囉。跑來討宿。他一進門，聽說我們這家人姓尤，立刻唸囉幾句詩，說什麼「東西兩漢皆文章」；小的那時是「黑眼睛」，一點也不懂；後來懂囉，可是我們並不姓劉。那晚上寒家也曾殺雞宰羊來敬奉他，他睡的也是這們樣的牀。後來他當真中囉秀才，點囉翰林，有人到寒家來送報條，多們體面呀！目下那張報條還帖在那牆上的！」

有一年父親說新書讀了不中用，跑到兩母山麓半邊寺去設館，一來是為教我，二來也是為家貧。那知有一位東家不給束修，鬧到「吃茶」，請保正來評論公道。我當時憤恨極了，真想勸父親不必開「子曰舖」了，不如收拾書箱，回家去專教我一人。記得那年塾中

連「伙手」都請不起，事事由我們師生自己幹。我們的伙食自己燒，我們的字紙自己檢，我們的衣服自己在古井邊洗滌。我那時很知克苦，晚上人家都睡了，我還在學「錐刺股」，高聲誦：「三更燈火五更雞……」

有一天來了一位打爛賬的過客，好像是從監牢裏才拖出來的：他穿着一件油黑的長衫，踏着一雙穿了眼的布鞋；他的頭髮毛蓬蓬的，眉目到還清秀。他的財產恐怕只是那根旱煙桿。他慢吞吞的踱了進來，先向老師長揖，然後遞上一張大紅帖子，上面題着他的姓名。（這就叫「飄葉子」，又叫「打秋風」。）他坐下來討了筆墨，馬上題了一首詩呈與老師，他的字寫得很健勁，這是讀書人的衣冠，那首詩我記不很清楚了，開首兩句是：

「異鄉羈旅仗途窮，

聞道羅君是個中，」

跟着就慨嘆時事，那時盛大老爺在縣中頗有德政，他因道，

「仰看爲吏亦宏通。」

還有一句是

「操琴鼓瑟酬鍾子，」

表明他得遇了知音。看來歷已很分明了；他還說他路過這山中，已經絕糧三日了，（可還沒有孔聖人在陳國餓得厲害，）昨天經過底下么店子，在店裏叫了半個「貓兒頭」飯和一碗高湯；吃完了向店主求情，改天再來奉付；那知掌櫃聽他的口音不對，不但不肯，反罰他跪在店門口，頂了半天板凳。後來他打聽這深山裏有沒有私塾，有人告訴他半邊寺有一位羅老師，他才跑來求張羅。父親怕他的詩靠不住，特要試試他的文才，順便拿了幾本卷子給他改。他謙遜了一下，恐怕遭人家的白眼，也就接受了。他看了看題目，直是皺眉，有一本是：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義。」

有一本是：

「主陳絕糧說。」

還有一本是我作的，題目叫

「君子愛適不憂貧義。」

這樣的題目，叫一位飄葉子的看了多麼難受啊！他先改我那一本，把我的題目：

「無財非貧，無道為貧，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用朱筆輕輕的上一勾，另改作：

「道亦憂，貧亦憂；憂道不憂貧者，君子也。」

隨就翻開末頁，從尾上改回去，似乎比父親還改得快些。

父親留他吃飯，他也就不推辭了。那知我們那天也絕了糧，我忙對父親使了一個眼色。父親會意，踟躕了一會，打發我去向保正借了兩升米。我看菜也沒有，溜到蔡家竹林裏偷得了幾根筍子；偷書不算賊，偷菜便難說了，幸虧沒有人撞見。沿途又扯了些「狗地羊」和「馬齒漢」一類的野菜，拿回去涼辦來吃。米才下鍋，卷子就改完了。這時來了一位筆客子，背着一搭連新筆。那位客人很懂得這門工夫，他替我們講好了價錢，再公道沒有。他特別為我挑選了兩只，說只要顧惜用，包可以用兩年，叫我每寫了一百字，用清水洗一次。他又同父親談了許久的書法，他從懷裏取出兩頁王羲之的蘭亭記真筆，（這才是他的財產，）父親見了真是高興，立刻就展硯來試試新筆。客人說羲之獻之是書法的始祖，後人得了他們的一筆一劃，便自成一家；單看那「之」字，就沒有兩個相同的。臨了一

會帖，飯已備好，父親陪着客人吃，我們幾位門徒在旁邊侍立。父親總是停着筷子，談古論今，滔滔不絕；那位客人却只是努力加餐。客人說這筍子真是鮮嫩，我真想問他吃過「乾筍子」（老師的竹杖）沒有？父親問我這筍子可是保正送的，我紅着臉點了點頭。我看客人真是餓慌了，三口兩口就吞光了一盤；轉盤時他不讓我們侍奉，自己動手滿滿的盛了一盤。他以為這頓飯是專為客人和老師用的，一連轉了好幾盤我們幾位同窗祇好暗暗叫苦：父親陪着客人，又不好先放下筷子。吃完了飯，我們又敬烟敬茶，他看我們這般慇懃，立刻又吟了一首詩來贈我們，可惜那首詩我全忘了。這一來惹動了他的詩興，他又作了一首來道別，其實是在發洩他自己的牢騷，說什麼

「天生我才不我用，

流落江湖亦有年。」

像這樣的打油詩，我如今也會作了。臨走時父親送了他兩百青錢的盤川，他再三拱手道謝。

送了客，父親就發卷子，我們大家圍着觀看。父親說卷子改得很穩當，祇是虛字眼改

得不大合式，他順便重改了幾個。一篇文章全靠這幾個虛字眼。發完了，父親長嘆一聲道：

「爾等細聽，有道即非貧，讀書人出門不必帶盤川錢。爾等勉之，書理精通，不愁衣食。」

且不說我那天餓飯，就是如今流落在天涯，也難得一飽，大概是還沒有讀通吧！

五 堡 墩

這是伏天裏，太陽一出山便覺暑氣蒸騰，我跟着父親的騾子上山。山路崎嶇，才知蜀道艱難。往回走的是「東大路」，路上鑲着平坦的石板；這兒盡是羊腸似的毛草路，兩旁長着人樣高的冷蕨蕒。有時在懸崖邊爬過，大暑天我也會寒心，但轎夫們却如履平地，脚步並不移的慢，前面呼一聲「滑得很」，後面應一聲「踩得穩」。這青山好像就生長在眼前，松林裏滿是矮蕨蕒，絲毛草，雜着些斗碗花，山枇杷，纒纒子，救命糧，和許多無名的野花。處處可以嗅到泥草的芳香，甚至還有麝香。空谷裏滿應着畫眉和野雉的歌聲，偶爾有獵人放哨和牧童唱山歌。這兒只有壯穩與和平，我好像回到了童年，隨父親隱處在兩母山中。對我父親說：「這樣的山野生活真是有福！山上的畫眉這們多，那麼子不網幾只來養？」父親嘆息的說，先前總是爲我讀書奔走，如今清閑了，倒可以栽花養鳥，享點清福。

騾子爬了山又要下溝，溝裏涉水過去總是一處農莊，田裏的稻子黃得像一塌金沙，稻

香風裏還飄來一陣佳香。田坎上蹲着的青蛙長得肥胖胖的，人來了，它往田裏一鑽，發出一種清脆的潑水聲。這樣沿着山脚轉了幾個灣，轎子又要上山。遙望頭上的山勢陡轉雄峻，五個高峯擺成一列長蛇陣，這無疑就是五侯墩了。這時山路不明，轎子迷了路，父親說他時常走過的怎樣會着迷？我暗想莫不是遇着「桃花源」？崖邊雖有小孔，但石滑苔軟，不許高攀。還是父親吩咐不用爬山了，已經到了墩前，繞着旁邊過去，豈不就到了高墩！後來果真到了，但繞了幾灣空路。這墩略作圓形，周圍盡是懸崖，基脚好像不遠及山頭廣大。底下修着一段馬路，我暗自稱奇。這日四野清平，所以柴門半虛半掩，這道石門隔斷了凡塵。巖進去只見一條陰冷的石梯，兩旁浸着泉水，解除了遊行人幾分暑意。這道兒筆樣的陡，攀着石欄才能登上。百步之上轉過一灣，巖角上有幾方大石，倘如推將下去，任人和馬也只合粉身碎骨。轉拐後進了二門，門裏有一個長洞，在裏面呼喚一聲，迴響不絕。一連又轉了幾個拐，才出了洞望見青天，這比起登泰山的南天門還要艱難。

山上有一座人家，並不聞犬吠鷄鳴。直升了堂屋，才見主人，這主人很清瘦，眼睛已落了眶，但他的精神很矍鑠，態度又安閑，好像一位深山的隱士。主人隨即訊問人間的滄

桑變故，連國都改建金陵都不知道，更不用說關外的風雲險惡。據說這堡砦已有了千百年的史話，當年張獻忠勦川時，還攻打不下，今世的匪徒更無力侵犯。因此砦上的人家得以清平度日，從不感到人世的紛紜。聽了一會，我便出去親望，見四處的龍脈都奔向此山，宛如一列小峴嶺。那對山，第二堡砦，挨的太近，萬一失守，將危及此山。山崖險處修着城垣。並不是爲防賊，乃是怕守望的人昏夜不足。我環着繞了一圈，在山腰得見水源，泉水流貯池內。避暑的人最怕缺水，張獻忠那回圍了幾個月，後來探知上面水涸了，下令猛攻，幾乎要攻破了，那知天心厭亂，忽然下起雨來，爲川民留下一線生機。

進屋後又去逛花園，園裏長着繁茂的竹林，花徑很是清幽，還有一方水塘，裏面有青鱗與紅鱗。花廳上懸着滿壁書畫，還陳設着有棋子。廳旁一所吊樓，窗外遠望羣山，無邊的空曠與消遙。

也不知過了許久，聽天牛「朗朗」的鼓噪夕陽，我又出去眺望。微聞砦下有兵馬之聲，一時不免驚惶，臨崖一望見底下有人試馬，在那段馬路上來回的奔馳。漸漸紅日墜入遠山，映着滿天的紫，天邊的雲霞化，疊疊的峯巒，與遠山相混，不辨真幻。望了許久，雲

澆了，山遠了，天上星兒漸漸的開朗。天是這樣低，我疑心伸手可以撮取銀河的水來灌溉人間。

回川

我於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由北平繞道上海回家。等到二十九日才由宜昌開早班，從平善壩上去進入山峽，河身陡然變窄，好像從巒邊一躍便可登岸，水流如瀑布般緊急，船邊湧起兩道波浪，像兩條蛟龍隨着船身翻動。山勢越來越險峻，兩岸萬刃石崖斧劈一般的陡，相傳是馮王治水的神工。有時山頂蓬了攏來，頭上只留一線天，江流隨着山勢曲折萬轉，拐灣過去，只見一段河身，來去都不分明，船像遇了大霧，不時放哨，回音在兩壁上回應不息；想古昔的猿聲當更增悲壯。巫峽的高峯上有雲團如柱，這峯得雨那峯晴，這就是一巫山雲雨。一跟着山洪暴發，萬壑爭鳴，瀑布似長龍奔下。

過雲陽望見清道人題的「江上風清」，很是健勁，江水都爲此生色。上面有張爺廟，據說將軍的頭顱，還泡在油燂裏，只須灌入百十斤油，那觸體使會浮起來，這一帶的山多方方的，像一座塔；每見一座保鎮風水的高塔，便知隔城市不遠了。

這晚泊在一個鄉場上，我伴着一些同伴上「坡」去玩，惹得鄉人驚怪，問我們是不是外

洋人。一踩着這土地，就如到了家，我們在市上飲茶，買了許多瓜子，橘紅，鹽蛋，酸菜，大嚼特嚼，這真是川味了，

我在船上結交了張植輝君夫婦，還認識了曾冉尤三位女士。我和植輝「萍水相逢，頓成莫逆。」植輝少年英俊，中山先生曾向他說：「中國的事全放在小老弟肩上。」我和這幾位女士辯論過婦女問題，我說：「你們婦女被男子欺侮全是因為不事生產，你們應當求經濟獨立。」她們回答說：「什麼叫不事生產？我們生了孩子就算盡了天職；難道你們男子還生得出麼？」問得我啞了口。她們聽說我還要遠渡重洋，便向我說：「這何必呢！到不如留在家鄉開開風氣。」我說沒有法子開通，這幾道長峽永鎖着「古天府。」我今回還得裝老腐，捧軍閥，這是我們四川生活的秘鑰。

三日早上望見了重慶，喜得我差點跳下水去。植輝邀我住他的花園，省得在客棧裏受苦；他的太太也堅請，好像不去他們還會多心，這使我不得不羨慕孟嘗的高義。我們換上小划子，沿江上溯，在江邊菜園裏買了些青椒，茄子；又在河心購到幾尾剛上網的魚。

到了張家花園登亭一望，見長江浩蕩奔下，與嘉陵的清流匯萃，將巴城圍繞，宛如一

島。對岸峯巒重疊，青得像翡翠，園裏栽着許多蘭卉，石榴，晚來香；地上滿是青青的萍苔，又過江看他城內的小館：這是一個幸福的園庭，嘻嘻嚷嚷，不是孩子鬧，就是鳥兒啼。天井裏遍植花草，榴火吐地紅艷，正廳像宮殿一般華麗，雕棧上可以眺望全城。這人家的禮節很大，植輝拜見了老人，我也進前長揖，穿着西服行古禮，惹得主人好笑；植輝說我大概十年沒有作過揖了，這正好溫習溫習，進了客廳，主人把牀上的烟燈點然：說如今招待客人專敬洋烟，別的烟茶全免了，這使我吃驚不小。這套傢伙就值得賞玩：槍是玉製的，燈是銀鑄的，烟膏是「南土」，燒起來不會開花。帳上還吊着許多芝蘭與茉莉，煙香與花馨混在一起，那天吃盡了家鄉美味，那椒麻雞的味兒如今還像是粘在唇邊。

五日是我的生辰，植輝把他的母親和弟妹全請過來；原是爲家庭聚樂，順便好與我慶生。這回有米粉肉，臘肉，鮮魚，山珍海味我已遍嘗了。因爲是賀生，免強我多飲了兩杯黃酒。我醉醺醺地過河去看戲，這是高腔，耍吼牌子，譬如漢武帝出台唱一句：「有朝有日時運轉，」那打摺鼓的心靈口快，馬上吟成一句：「昇到天宮作玉皇。」跟着把「皇」字拖長了聲音，全班合吼。我最愛那小生，風流標緻，穿着輕飄的絲綢衫，方帽後面還懸

着一隻飄帶，小生的聲音與小旦的全然不同，旦角要唱陰喉嚨，呀呀呀呀，聲音很尖。戲本寫規矩，髮髻又闊，那圓盤有二尺圍大，還有錘打得鐵鐵地響。

有時我在大街上閒耍到處吃東西，白天吃甜密的冰粉，和酸辣的涼粉，還有榨菜，豆花，醬麵，滿街叫買，晚上吃湯元，酒糟蛋，和素麵，那麵加上許多「紅」酸鹹麻辣，味道很長，兩三天內我的肚子就出了亂子。

六日打學離了城，才到了真正的四川，巴縣原不過是一座下江化的口岸。這是上成都的小東路，路上有牽藤不斷線的行人，背着衣包，穿着草鞋；有的還露着半臂，大暑天頭上也打個英雄結子，也有騎騾騎馬的，也有坐滑杆的，這滑杆只是兩條竹竿，中間有一個篋篋可以乘坐，改良的再支上涼篷，通常是一分錢一里，不過橋夫聽見我的口音不對，總是欺生，非要雙價不行。後來每過站口，我假裝啞巴，託原來的橋夫替我寫，寫成了我另派他們兩分茶費。

一路上青山綠水，稻子已垂線了，長得又青又肥。有時稻香風裏送來杜鵑聲，這和北方的「鵝鵝鵝」不同，這是「鵝鵝楊」。

在北平聽說進了四川，一上坡就有「棒老二」，（兵老大，匪老二，學生老么，）但我這回一過，却算清平，就是揣着銀子走都沒有人敢打「起發」。這全仗民團練得好，匪人搶了銀子無處逃生，但這並不是說全沒有歹人，我快到老關口時，聽說前兩天殺了幾個「花路板子」的，「害怕他們的餘黨出來報仇。我聽了很有戒心。在路邊停着等候行人，大家好壯胆，那知空等了許久，後來才知他們還在後面結隊。我因為忙着趕路，只好單人過關。大道轉進了深山，又險又窄，兩旁的樹林蓋得很高，冷浸得可怕，我時刻都在提心吊胆。忽然看見路旁的樹子搖動了兩下，轎夫們都駭壞了。但並沒有歹人出來；後來發現了一根獸尾，才知道是一條水牛。登到了關口，轎子要憩氣：那地方是土匪的窠子，我那裏肯依，忙添了他們五百錢，叫他們飛抬下山。進了碼頭，聽說前面的行人遭了搶，心裏越發是警惶。

行到太平縣，投了客棧，心裏才安定了些。么師見我氣象不凡，忙請我住上官房：這間房也不過是幾架草床，一盞油燈，一牀下就有臭虫蚊子來招待。么師給我倒茶倒水，吼個不休。吃飯時，又敬我一盤茄花小煎，還慫慫地問我一人難免不太孤單。

過內江看見新修的馬路，坐了一程東洋車。車夫把車桿高舉，用手臂橫壓在上面，他頭上還支着布篷。他大步大步地走，像抬轎子一樣；我教他也教不會在車上睡醒來，見轎輪旋轉，疑此身依舊在京華。

晚上趕回了資中，這是我的舊遊地，那時夕陽正攔山，珠江泛着血紅的水；醮壇與重龍兩峯高聳，筆架山依然秀蔚；還有一座奎閣鎮守着文風。進了城，尋不到棧房，使我回到了故鄉依然感到飄泊。

第二天是七月十日。我出了資城，奔向小道。行到高樓鄉，逢着市集，雞鳴豬叫鬧雜了。那知到了故鄉，轎子還要欺生。我便雇人背着箱子，步行到走馬場。那兒是「寒天」，寫不成轎子，我又只好走，在半路上起了脚泡，走不動了；但歸心很急，巴不得一步就到家。幸得在么店子上寫成了一乘滑杆坐回去。到了羅泉井坡上，我下轎來奔跑，臨崖望見了街市和外婆的老屋子，我狂叫起來，轎夫以爲我發瘋了。我飛奔下山，進了場口，轉了幾條街，連一個人都不認識，難道我竟變作了陌生的遠客？踱過子來轎，聽見有人叫「懋德回來囉：」這是奎大爺的大喉嚨聲音。我驚喜間忙問家中的人好麼？他說：「都是尙好

的，「說着說着他就悲泣起來，我也禁不住下淚，想起這七八年的苦別，越覺心酸。奎大爺告訴我榮哥丟了；誰料相親的手足，我來稍遲了，就成永訣，跟着盤三姑爺，雨霖舅爺和一些長輩都來了。姑爺說他親眼看見我走過，簡直認不得了。雨霖舅爺是我進清華時的恩人，他這回很高興，說我是有用的子弟，還說我身體保養得好，縱然是憔悴一點。奎大爺說公公頭場叫人買了幾串火炮，天天算日子，眼都望穿了！舅舅才說「老人望得很，早一刻到家，早一刻令老人放心。」

我立刻又坐轎子回去，這一節是熟路，這青山，這流水，這一根草，這一塊石，都像在歡迎我；還有蟬聲，七年不聽了的蟬聲，把我喚回了童年，在路上逢着一位趕馬的小孩，拚命喚三哥，喚了幾聲才知道是喚我。他說：「我早就知道三哥要回來囉，我聽轎子裏面聲音，猜想一定是三哥。前天二娘打發我來接，當真接到囉。」我問他幾歲了，他說快滿十二歲了，那我離家時他才四五齡呢。

隔家還有三四里路天就黑了，要快也快不起來，心裏越是急，過了油房溝，上坡就望見了家，這時如癡醉一般，反以爲是夢，害怕醒來，我先過佃客家，請人替我打狗。佃客

聽了，大聲嚷：「少爺回家囉！」我到了屋側，只聽到幾聲狗吠。進了柴門，小弟妹忙叫：「二娘，三哥當真回來囉。」這真是天國的福音！我不理他們，直奔進堂屋，向着神龕敬禮時，公公以為我是裝假的；因為家裏的人騙過他好幾次了。等我伏在他的足下時，他才肯相信，驚得老人流淚道：「輝兒是你嗎？」以後就不能說話了。我回頭望見母親，老瘦了許多，早已是滿臉的淚。說：「輝兒，你當真回家囉，兩母山菩薩有靈有驗。」我再掉頭看見父親，依舊是那樣尊嚴，却蒼老了許多。我不敢哭，免強忍着淚，一時么弟在地壩裏放花炮，鬧得滿屋響轟轟的。一家人又給我上了許多件紅，我記得只有接親才掛紅的。大家聚在堂屋裏問長問短，路上可曾受驚麼？學堂畢業了麼？還要不要放洋？我一一答覆了，那知他們全聽不懂，把我看做奇貨。娘說：「輝兒，你那捫子變得這樣囉？快不要去留洋囉，二片子回來，怕連娘都認不得囉。」真的，這兄弟妹我已認不清了，娘替我介紹：「這提水的是你的親妹妹，嫁去周家囉，這是三妹，那是么妹。地壩裏檢火炮的是么老弟，你走時他還在吃奶呢。他聽說你要回來囉，天天跳門坎，說一跳一跳，三哥就回來呢。這吃奶的是新添的小姪女，……」我問隨泉那去了，母親遲疑了一會才說：「他下重慶去接

你，那曉得你先回來囉。你在路上沒有撞見嗎？他出門時飛叉叉地跑，傘上還寫得有幾個歡迎的字……」大家那樣多話，我簡直答應不及。大爺說，那年子夏天打雷一個大雷，連房子都要震倒囉，問我在京城聽到沒有？我當然回答沒有，他信不來。么弟抱怨他扯瘋扯呆癩，要我給他醫治，我摸摸他的頭，說好癩，他真的信。後來公公說我去囉不久，他老人家的頭髮鬍子全變白囉，那料去年子又轉青癩，我那裏肯信，忙將他的絲帕解開一看，果然還剩下稀疏的青髮；連聲道公公的福氣大，當孫兒的也好托福。我抬頭望見樑上懸了十年的老紙，沉默了片刻。跟着大家翻看我的東西，么兄弟搶了電筒往地壩裏去找火炮；么妹拿了錶，細聽它講話；其餘的人也各取了一件；娘才把我的衣箱收了進去。長到這樣大了，還要娘替我收拾衣服。

晚上吃小菜飯，那酸菜和豆瓣真有味兒，我吃得很快。公公叫我剩點肚子，夜裏還要消夜；他老人家爲我蒸了一饅甜酒釀。

隨就進入房間，談了許久；人漸漸地散了，還是么弟首先叫睡，許是他鬧得太累了。後來只剩下父親和母親了。父親平日最是心硬，這回却有點酸鼻，敘到別離的苦况，和雙

親連年的重病，我不禁暗泣起來。但說到後來，父親反喜笑開顏，說如今我已成人，再等兩年學問造成囉，便好爲國家出力，一切的家事也就好辦囉。夜很深了，父親又問了我的學科，他喜歡我學文學，正好承繼他的志向。談到深夜，娘要我去睡囉；父親却不肯，說這樣遠接回來，連話都不談夠麼？娘吵道：「我的兒要睡囉！」

第二天在家裏談敘家常，最離不開的自然公公；他坐在椅上捲煙鍋巴，桌上放着一盆他手植的卉草，時時放出清香。他問世道這樣亂，真命天子幾時才出來呵？我說也許就出在我們家裏，那年子奶奶老了時，陰陽先生不是說五十年後我們家裏要出龍嗎？他又問京地原是帝王都城，到底是多麼堂皇？我說從天安門一直進到太和殿，殿裏有九根龍柱，都是十來抱大的，中間還有一座金鑾寶座，我們的國父死後還在上面坐過呢。我問他老人家還會釣魚打鎗麼？他說如今眼力差囉，魚不肯上釣，鎗也描不準囉。我對老人說我已把他從前打獵，釣魚，養鳥一類的生活全寫下來囉。我把文章唸給老人聽，他聽到得意處總是抓抓鬍子：

「大家都說這隻兔子來得太容易了，但都恭維羅二老爺手穩，回回見采，公公的鎗法

他實在高明，他會用雙眼瞄準，鎗尾隨着野物移動，百發百中。」

一會兒又跑進橫堂屋和伯母閒談，她說大姐接到了我一封信時常拿起來讀，讀到流淚。大姐向學心切，在這種高壓之下免強廢學。他這時正在趕做嫁裝，向我說這一針一針都像刺進嚙她的心頭。又說如今家裏開通丁許多，姊妹們都剪囉髮，還是我的母親先剪呢！我怕的是取笑的，忙跑去看，果然剪囉。母親總是忙着給我做菜吃，香腸臘肉還爲我留下兩罐，她最担心的自然是我的親事，她說妹妹早嫁出去囉，弟弟不久也要成親囉；問我的婚姻到底怎麼辦。我說請娘給我訂下一門吧。她假罵道：「你這娃兒扯得很，和娘都不肯說真話囉！在外面有囉人，那捐子不帶來？娘告訴我如今又有人來說親，爺已經去看過，人材滿好，如花枝玉葉一般，問我肯不肯。我滿口答應，請娘趕快給我接到家裏來。這一半是假，一半也是真，我覺得家裏訂下的女子至少不得會調皮，省得白費多少心思。正在這時，有人在我的書裏發現了一張女子的相片，母親忙叫取放大鏡來照。大家胡亂地猜，么妹賊這就是三嫂囉。我說這是一位朋友的相片，她臨走時送我的。她們就身材到好，只還不夠乖態，我們家裏不要這樣的人；我道恐怕要還要不到呢！」

談了許多話，我出去看屋基。怎樣從前當作很大的東西，如今變小了許多：譬如這階沿，記得是很高的，如今只輕輕一步便登上了。這房子本是四合頭式，北面因為要望風水，沒有起下廳。房子很高朗：後面是柏林，兩房遍種竹子，正面是一塊桑園。我在園裏手植的胡桃樹已長得很高，結了許多果子。再前面是祖母的坟山，坟裏還空着一邊，將來公公老了就長眠在裏面。坟前有兩株柏樹，剪得尖尖的，像一對臘燭。底下是一灣玉帶田；再下去還有一方羅盤田。田外便下山了，兩邊的沙灘重重合抱；象山是鳳凰寺，山上蓋着青蔭的梧桐；象山背後還擺着一列龍祖山，有頭有尾。柴門口只貼着一幅對聯：

「天星臨水口

龍鳳鎮柴扉」

我把它換成了

「龍遊大海

鳳集高梧」

太陽偏西了，我在家呼喚一聲出去遊山，要來的儘管跟着來。這可了不得，姊妹們不

讓弟弟爭先，大娘和媽也要去，幾乎全家出動。我們穿過茶樹林，直奔火燒坡，採的採野花，捉的捉迷藏，真有野趣。忽然驚起了一只山兔，忙喚狗去追，小弟弟也跟着追到對山去了；又在那邊趕出了一對花綠綠的野雉，飛過這邊山上來了。大家累了，坐下來擺「龍門陣」。一望西天盡是紅雲，把這山映紅了，猶如火燒了一般。

十二日隨着父親去趕連界場，一路上盡是駝礦炭的牛馬，許多鄉下人担着米糧，牽着豬羊上市，他們臉上表現着無知而滿足。快樂。場上沒有什麼變動，只新添了一所廟宇。這日瘟疫流行，廟上豎起了天燈祈求玉皇祛禳病症。在茶館裏會見許多老前輩，和我啓蒙的劉老師，老師已改業行醫，吃起洋煙來教人：這是他頂忙碌的日子我生怕他自己也傳染着病。

第二天下羅泉井，井上燒鹽，比自流井的味兒還來得長。我先到耀才家裏，他們不知耀才戰死兩年了；還在望他生還。他的父親皺皺眉頭，母親直是哭。問我到底怎樣一回事？這風聲洩漏不得，我隨口扯了幾句謊。豈不是最好的小說資料？我爲耀才籌錢的追悼會，只好作罷。

在街上默了一會，便下鄉到么舅娘家。知道建中表弟把家業敗壞了，外祖父便一氣身亡。我急忙去祭拜外祖父和么舅的坟，在坟前痛哭了一場。記得我去京時，外公含笑送道，日後學成歸來，還要吃我的酒呢！那知這片孝心已無從報答了。

天幸外婆還健存，我忙趕下球溪河去拜見。外婆見了我很歡喜，只是年壽高了，有些懵懂：我同大舅爺所談的話她老人家全聽不明白，只覺口腔雖變了聲音還與兒時的一樣。大舅說：「德輝，你的親事一定要在外頭找，我已經對你的娘說了囉。唉，人在人情在，從前你么舅要把大表妹放跟你，要是么舅還在，你敢說不嗎。去年子大表妹已經出閣囉。後來外婆又想把二表姐放跟你，因為你不在家，便嫁過蕭家去囉。這白胖胖的就是我的外孫兒。……」

十七日遊五堡墩

次日大姐過八字，我忘了這就是訂婚。這一天我不很高興，大姐也像帶着淚痕。我隱忍着把禮物挑進了堂屋，行了禮，才交與冰人送去。

禮泉這天才回來，爲我自跑了一兩千里路，見到時真想哭。他已經成人了，他這門婚

姻也和大姐的一樣。我原得了父親的同意，隨着母親去看未來的弟媳；可惜忙不過來，看也不一定看得見。

大嫂這時要下宮願找大哥；無奈伯父不肯，說大哥放浪成性，恐怕靠不住。我對伯父說「兒孫自有兒孫福」用不着伯父這樣操心。我願寫信與大哥保障一切，他才得應了。大嫂要我送她下去，那知秋妹也要我送她到遂寧去看善義，我不知送誰好。

這天幾位姑父和姑母都來齊了，家裏非常熱鬧。晚上我當着客人勸諫父親從此歸隱林泉。父親很受感動。我的大姑母吃長素，肺病已害得很重了。我勸她開葷，她說萬一犯囉囉母山的菩薩，她的孫兒又長不成器，誰担保？

廿一日下老房子先拜了三公公和榮哥的靈。三奶奶見了我，老淚長流，她說榮哥和我先前正像一對兒，如今見囉我，就像是榮哥生還呢。奎大爺特別請廚官司辦好了一桌席；他不早告我，等到好菜來時，我已吃不下了。在席上上提起榮哥，大爺又哭。他望我將來支掌門面，還托我教導幾位弟妹。飯後我又到么房子，那一房人連炊火都舉不起了，想起從前在那兒讀書的快樂，很生感慨。順便又到華林家，這就是「打魚」文中的「漁家。」

見到華林的老父依然健旺，滿口的湖廣腔，我已學不來了。華林的兒女已成行，他夫人的臉上不見了春光。

華林第二天才到我家裏來，老友相逢，依然談笑不拘；只各人臉上都起了經驗的皺紋。約他第二天再來談論藝術，那知太太不放他過來。

二哥這時也從縣中回來，天倫聚樂只差大哥了。二哥贊成我學文學，說如今四川找不到新文學教員將來不愁沒飯吃。

從廿三日起在家裏清耍了幾天，這晚上開了一次家庭聚樂會：採用開會儀式，由二哥主席。長輩致了訓辭後，我致答辭如下：

「這次回家享到無限的家庭樂趣；社會誠然冷酷，但一到了家中便感到親熱。如今我們的家庭在思想上，在形式上已改進了許多。我深覺這種淡樸的生活有無窮的興趣，願家人永保這種優美。這七年我雖是沒有造到一點學識，但能保全着童稚的天真，還是本來的面目。此次遠渡重洋，當固守這一點。」

演講完了，我唱校歌，大家聽得很新鮮；父親叫我重唱一遍。最後由我敬茶點，又想了許

多遊藝，全屋都鬧震了。

第二天在家裏嘗新，也就是給我送行。這日大家都有點作悶，連么弟都不愛跳了。我到處找母親也找不見；後來聞得哭泣聲，才往樓上尋着。我說母親何必這樣悲傷，過去的幾年，不是一放就過囉？母親道：「輝兒，七年，你伸起指頭數一數，娘在家那一天不望你？」我想母親在家生活很單調，生活一單調，日子就過得慢。其實我自己也覺得七載難捱。後來娘又問我此去又要幾年才回來？我說學校規定五年，但三兩年後我準定回來孝敬母親。說到後來，我也想哭了；好在我會講笑話，我問娘喜不喜歡我從外國帶一個洋女子回來侍候娘？娘道絕對使不得，說地娘笑起來了。

下午娘又到廟上去燒香，兩母山的愿日後再還。在廟上認不清觀音菩薩，我說觀音是男身誰也不信。歸時路過孫家堰，我着上泗泳衣下去戲水，大家都說我的手腳翻動得好。只是母親暗暗着急，生怕我淹着了。她說：再一起來，娘就要跳水囉。」

這晚上大家留我；我得應多耍一天，大家才覺好了一點。雖是後天的日子不宜出行，父親也沒有說什麼。

再敘了一天的別，大家都是說不完的話，只母親一句也像說不出來。幾天的操勞，她老人家已經累倒了。晚上等大家睡了，幾位姑每和父親在地壩中望月；這是下弦月，那缺口是別離的象徵。月光很清輝，我們在光裏沈思，不知幾時才得團圓？

廿六日離家，幾次想動身都留住了；不是伯父催行，我真想又改期了。大家敬了禮，把我送出柴門；祖父扶仗襄遠送，我忙叫人扶着他，再三擋住。老人揮杖相指，老淚長流。母親早已哭得不像人了。別了，真別了。到對面樹林裏，我回頭探望，見他們還站在那兒，母親還揮着手巾！慈母呵！你的巾色永留在孩兒夢想中，像天使的翅膀輕輕地招搖。

下輯

老錢局劇景

人物是「主人」公，女英雄，傻子，火夫，和老媽子，有時過客裏的觀衆也加入扮演。

地點在老錢局五號，頭上是晴藍或是陰沈，四面是人家的劇場。我們的劇場是一方 Orchestra 空地，有時却變成了小小菊園。舞台是羅馬式的，（希臘可沒有這怪東西，）這一道長狹的廊子儘夠排演，背後的「舞台建築」（一個不通的名字）有五個房間，中間是客廳，廳內陳設着橘紅的沙發，大箱當茶棹，此外就像沒有什麼旁的東西了。配景有獅子狗，花繡，「沙和尚」，畫眉，和芙蓉鳥。還有一對百靈鳥，那是火夫養的，掛在「舞場」裏。

時間是最近一兩月，可以說是一齣「現代」劇。

主人是一個大漢，像是從崑崙山才移下來的豪強。化裝時，不妨仿照希臘辦法，把比例弄高大些，臉上的肌肉和鼻子就像幾座荒野的山頭。至於主婦呢，倒是一位精明美麗的女子，雖然不十分會看管這個劇場。傻子自然是一個陪襯，和主人是那不同又那樣相似；人個子不矮又不高，因為不明白一切發生的秘密，把身子弄的又青又瘦，把意志弄得十分糊塗。他在戲裏的功能自然是在安慰那苦痛的主人，並且給主人一面鏡子，好使他把人情世故看得清楚些。主人喜歡現在；傻子却好古，時常捧着一塊古代的破陶片，一定說上面精緻的繪畫是女戰神的肖像，且時常想把一種死（？）文字弄活。摹擬古來的劇景和詩情。他開口「河馬」長，閉口「河馬」不短；主人却喜歡 *Hydrophobos* 和一些頂好的詩人與畫家。主人每天要生三十次至五十次氣，因為水不熱就想到管子壞了，甚至因為一月要九元半的水錢硬說水管在地下漏。傻子可不生氣，他說人家要九元半，就給他十元整數吧。看他說話的神情好像全不懂得錢的艱難。這正是傻子聰明的地方，如果傻子也有些聰明的地方。但如你硬說傻子不聰明，他却有一位最聰明不過的朋友，這朋友能說故事，能在一件事物上「生出五十種聯想」。他曾經來看過兩次戲，兩次都見到傻子在門牌，輸了

也說是瘋了。那位朋友用詩人的口吻說：「傻子，你怎樣不去欣賞『詩』，一種天生的『詩』；把整個心寄在那上面，那你就不会再叫無聊，再會開情開智了！」這傻子成天嘖嘖無聊，說東方沒有阿羅羅一式。其實他感到生活的興趣，用一種傻氣騙過了聰明。他雖然不懂得「詩」，却懂得詩裏許多法則，如像九行體與十四行體的分別。如像中國詩裏應諺有 *dog*：他時常愛心我們沒有 *dog*，主人却說：「傻子，你何妨讀點法國詩，節律原可以生出許多變化。」他雖從主人面前學得了許多智慧，依然化不掉半分傻氣。主人正在把 *dog* 譯成中國詩歌，有一天譯到 *dog* 一字，問傻子可否譯作「渾人」或「傻瓜」，傻子回答說，這還妥當，現成的名字不就掛在口頭。

在某一幕戲裏，進來了一位詩人，因為主人出去買梅花鹿去了，害得傻子款待詩人。他介紹詩人去看鳥，拿玉米蟲去喂畫眉。詩人吟道：*I love the bird, but I weep for it*。吟完用手蒙着頭，表示一種難堪的狀態。但最使他難堪的，卻是為「沙和尚」的病。「沙和尚」病了，像是胃炎，一身熱的發抖，已經放過了血，像拜命有臥 *dog* 的海岸時那樣放過血，同是放得太晚了。這一定是傻子的錯，他不該告訴主人。大概是三個

禮拜以前，他誤給了它一顆菓子糖，這鳥攆着就不肯放，傻子伸手進去，它却把果子糖含進了嘴裏，但是傻子一走開，它又放出來玩。想必是這一顆東西害了它的性命。詩人看見鳥站立不穩，記頭歌籠邊，他說：「鳥死了，得要像 GED 那樣做一首悼詩。」鳥當時就「羽化」了，傻子口中哭泣，再沒有橙黃帶綠的彩影了，再沒有吱唧的學叫了。他整天望着空籠子發癡，希望什麼時候能夠替主人另買一隻。於是主人每天早上把多餘的精力和心情全盤放在鳥身上。

除了鳥，要數狗和貓最有趣。狗的名字叫 Fido of Leicester。貓自然叫以利沙白皇后。牠們倆由仇敵變作了最頑皮的朋友。不知當時英國宮庭裏有不有這一段良緣。貓會學獅子滾繡球，不，那簡直像我們的大學生踢足球。牠也惹觀客喜愛，誰都喜歡上台來抱抱。傻子却不頂愛牠。主人忽然要把牠送回原主，因為牠撲過了一次小芙蓉，惹得主人生氣。傻子當時却在旁邊吟道，「不吃鳥，不叫貓。」主人更氣了：「傻子，誰教你做會了打油詩？」那晚上貓却很聰明，跳到傻子懷裏看他譯一本古劇。傻子明白了貓的來意，向他說：「你才是傻子，誰敢放你回去！」於是貓便在傻子被上睡了一晚，人動動，獸也動動，何曾

醒着嗎？傻子又不忍把牠推下去。天還沒有亮，聽見貓叫；牠還當是鬼哭。起來一看，自家的貓乖乖的躺於身邊。這貓是什 野東西在搗鬼；又不是春天，叫什麼呢？於是傻子想起春天的花，想起秋天的落葉，想起成天成夜扮演過的戲，便爬起來寫文章。寫好了文章又去睡覺。



農 莊

這是人家的「七四」節，大清早就有許多車子往郊外駛去，車裏的人有的還沒有清醒，任曉風怎樣吹。那女人嬌懶的伏在男子的懷裏，許是昨夜工作得太累了；旁邊許還立着一條狗，狗也在打呵欠。車外許放着魚竿，和一些野宴的糧食。我們的車子開得很快，有時竟超過了六十哩的速度，只覺車子在空中飛翔，和孫猴子打筋斗一般靈快。車外的物景已看不清楚，好在掌車的人，生得一付鶴子眼睛，前後左右同時看得見，他遠望着了一位鄉警，忙把速度退到四十哩，快到警兵處時又開快五哩。我們一齊向那鐵面鬼道一聲 Hello，他才把錶放下，也沒有來追，逢着這喜慶的日子，好意思爲難？據說只要車子體面如 *DeSoto, Lincoln, Packard* 之類，再開快點也不害事。這並不是說車裏坐着貴人，乃是說那種車子不肯輕易和人家的相碰。忽然我們撞過了一輛爛篷車，車上發出了一聲破響，大家道這却吃驚不小，有的說是車子拋壞了，有的說是轎子破了，但車子還是轉得尚好好的，後來才知道是人家放我們的小炸彈。

近日大麥黃了，黃得發亮。那麥子在田中熟透，一邊就灑出麥子，一邊放出草。（邊起我們用手搓麥子真費事。）太陽一晒，玉米長得真快，綠葉間現出幾道紅白的花紋。牛欄外總是青蒼的草場，裏面雜着些紫花。有時晨鷄傳來一片相催，村裏的人家漸漸出來工作了，他們用工作來紀念休暇，不像城裏的人那樣偷閒。

路這樣平，車轉得快，遙望那樹林深處隱伏着一所農莊。那就是我們的消遣地了。進了林子，望見兩位女娃娃在櫻桃樹下貪嘴，那枝上有兩隻紅胸鳥含着櫻桃來喂小雛，它們全不怕人。孩子們見了我這外國人倒想逃避，我忙說：「嬰孩，我是來給你們採果子的。」我順手採得了一些鮮紅的櫻桃，先塞了幾顆在自己口裏，然後才給與孩子們，趁熱就嚼着。一位，她要想掙扎，我將她舉到樹枝間，她倒忘了一切，只顧採果。這樣我們就做了好朋友。她又把小妹和愛犬喚來，人和獸同聚一方。她們伏在我身上玩，擠眉弄眼的鬧個不休。那長的說：「You are funny!」我回答：「Erhy, You are lovely!」她却說她不再惹我，他是girl了。這孩子也有她的自尊心。她的話真多，How is this? How is that? 我簡直回答不清。

大門響處，主婦出來請我進屋裏玩。那客廳裏全堆着孩子們玩具，滑車，娃娃，皮球，……旁邊有一架雷蒂琴。我嫌那是俗物，主婦忙解釋說，他們並不喜歡時髦的 *Winn*，只聽一點天氣和商情報告。間或還聽一點黑人的對話。從前在南方時，黑人成了極有趣的人物；如今雇不起人工，他們的藝術已賞不到了。廚房裏倒也整潔，那裏面用人工孵化的鷄子，快要出壳了。寢室全在樓上，室內的裝飾品盡是些玉麥，佳禾和別的農產，小姑娘特要我去看她們的小牀。

跟着請用午餐，這全是新鮮的蔬菜：四季豆，蓮花白，苜菜，青蔥，那牛油是自家作的，再敬一塊櫻桃。這兒的窮人吃肉，富人吃菜，想不到鄉下人比富翁還吃得闊些。憩了一會，我們出去遊玩，這時太陽正熾，乳牛躺在樹陰下反嚼，肥豚滾着一身的泥水在太陽底下倦臥，那紅胸鳥也捨了櫻桃，張着嘴喘氣。鄉下人多麼誠樸，見到時就打一個招呼，有時在籬邊遇着幾位折菜的村姑，向她們叫一聲 *Winn*，她們全不生氣，只臉上熱一會就好了。她們只穿着背心在土裏工作，那胸前好像長着一對嫩南瓜，並不像城裏的滿園春色只露着半粒紅杏。我們沿着溪邊採了些野果來嘗，*Gooseberries, blackberry*。

es, strawberries 到處都有，我用樹葉編成一個兜子來盛着，像從前放牛時那樣好玩。我又折了三根狗尾草編成了一個狐狸，大家看了說除却了尾巴，全然不像。腿太大。腳太小。我尋不到棕葉，用黃花的葉子織成了一個蟋蟀，放在草間簡直是一個活的，風吹着它的觸鬚擺動。他們問我從那兒學來的這門手藝，我說我小時做過牧童，牧童的玩意兒真多，我們還會隔山比賽山歌，聽誰唱得多。於是我就唱：

「唱個山歌把嫂兜，

看嫂抬頭不抬頭？

馬不抬頭吃嫩草，

人不抬頭少風流！」

大家聽了怪有意思的，我說：「你們的女人聽了這種歌，十個有九個半會抬頭的，那半個準是瞎眼睛。」他們問我將來想作什麼，我說只想你一個牧人，大家以為偶爾放放牛羊到有意思，當將來做職工就沒味了，我才說牧人本是詩人的徽號，大家記得 *W. P. G. S. P. O. N. S. O. R.*

The Sheph gardes Calendar

「趁天晴，好晒草」，主人正忙着割草，這不像我們的牧童用手來割，只見那傢伙滾幾滾。草就倒成了一堆。這八十五英畝田地，全靠他兩手耕種收穫。他這時坐下來同我們談天，他說這是成天勞碌，倒也快活，比不得工廠裏那機器，如今工業過於繁盛了，失業問題鬧得凶，大家又改唱回到田間去，這真是一個好現象。

夕陽西下了，牛羊漸漸歸來，主婦提着桶去擠乳，我也去幫忙。五指齊擠，却不見乳漿，我說這牛不中用了。主婦笑道：擠奶也得要學學，你得用大指和食指緊捏着上端，再用小指輕輕一擠，不就射出了一根白線。這牛倒好像是點生，牠用尾巴拂來，幾乎瞎了我的眼。我把乳提回去濾過，分出了乳油，飲了一鍾鮮乳。這時有許多鄉下姑娘提着罐子來討乳，好像我們鄉裏打醋一樣。

這天我們買了三塊金洋的火砲，聽說這火砲全是從中國來的，這筆錢還可整轉運回去。我認爲這工業可以大大發展，把貨物推銷到全世界的市場。只可惜如今不許在城裏放了。天一黑，我們就把火砲拿出來演放。我總愛拿在手上爆，毛子們却在然着時向空中一擲，或是把這東西裝進鐵管裏放，更弄得響。我們試了天沖子，沖得很高；再把烟火筒點然

裏面射出了許多紅綠的火球。女孩子燃着燐光衣，像自由神拿着明燈。那花筒也發得巧，火星濺得均勻。我在那火光裏放了一排花砲，驚得孩子們哭啼，再不肯讓我攔抱了。

花砲放完，大家還沒有盡興，打算再去買些。主人說倒不如放真鎗，五分鐘一粒的子彈倒比花砲便宜些。我不敢放來福鎗，只放了幾聲鳥鎗，子彈像毛瑟，要折開了鎗才放得進去。於是我們談起打獵，主人說他愛打兔子，野鷄，頂有趣還是在夜裏打樹狸。他用獵犬去追尋，如其野物上了樹，在枝葉間見到那綠霞霞的錢時時可用來福射擊，等它墮了下來，準被狗擒着，我聽了有些神往，祝福這活活的農人。

玉 米

生成是鄉下人，吃包穀長大的；離開家鄉，在外面漂浮了十幾年，年年到仲夏總懷念那馬纓似的玉米花。前些日子在城裏住悶了想回鄉下，妻問我回去做什麼，我說去看包穀開花沒有，她不信，儘同我搗麻煩。後來城裏的落霞紅到五更天，妻倒催着我往鄉下躲，隨我看包穀花也好，看稻花也好。

才到了家鄉，就有幾位青年朋友來找我，同我談起他們懷疑人家說「史記」不是文學，問我爲什麼信了朱孟實先生的話讀了一部柏拉圖的「共和國」還不懂得什麼是希臘哲學。這些問題經我答覆得相當滿意後，他們便回去提着幾掛包穀來相贈。我忙告訴妻，我的心意並不專在看花，且在吃包穀，這果實的吃法非常之多，在成都只看見人家煮來吃，或用炭火燒，或磨成漿來炸成塊，可都做得不好。我們鄉下人也煮來吃，可是煮得特別嫩，裏面還是甜漿，剝下來用酒鹽炒過，香而有味，也還妙。今年白米吃不完，沒有人把包穀或新玉米磨成飯裏蒸。磨成漿的吃法倒也多。通常是用包穀壳包着來蒸，這要蘸上蜂蜜才

妙，可惜今年到處蜂子不朝王，不讓蜜蜂。加一點糖炸成薄片也還可口，但不如放鹽，放蔥花來炸，又甜又鹹，又很香。妻吃慣了蔥花餅，對於這辦法非常滿意，我今回得來的贈品多半是這樣送下喉嚨的。我個人還是喜歡燒來吃。這要挑那不老不嫩的，連包谷壳一起埋在灰裏煨，再放在松毛火底下燻，吃起來又脆又軟，說不出的焦香美妙。如果你沒有一點實際的經驗，我再說好，你也不能領會。要是你命好，得到了那白潤似玉的「酒米玉米」，那燻出來才細嫩呢。可惜我享受了三天，喉嚨上火，癢痛難當。於是妻大大的反對，說這種吃法要不得。她儘想，想念北平，想念窩窩頭，要我磨一點老玉米粉子，好讓她滿足一點夢想。哪天我們打回北平去，我一定要啃窩窩頭。往年在五龍亭吃過一種很小的，可不知那就是玉米做的；如今知道這另一種吃法，我一定要啃過夠，這條命只讓我啃這

一種糧食。

門雞台門雞

客人，你沿着渭河西上，到了秦嶺底「龍尾」，便可以望見一幅奇蹟；陳寶山前湧出了一朵雞冠，又清秀，又嬌嫩；也許你在泉邊小憩，那窈窕的仙人會向你細數當年的祥瑞；說是一對金雞從玉關飛來，天皇便下詔，將陳倉換作寶雞。但如，客人，你的好奇心還未滿足，你得進門雞台古廟裏來，我可以化作一個道人向你指點：這是陳寶夫人，一位最有靈的求賜菩薩，人間就只有這一所香煙。且不說她怎樣泡來了天上的麒麟子送給你的心愛，她原是一只白羽的金雞，比仙鶴還要光澤，在雲端望見了這下界的靈秀，便飛來保鎮這一帶河山。千百年後她依然端坐在廟堂裏，懷望着對岸的冠峯。

客人，你得讓我脫下道袍，聽你講一個凡間的故事：我初來時看見一只雄糾糾的紅毛將軍，同一只文縷縷的白羽王公在廟堂前決鬥，聳着頸毛，一啄一退，還用肉距向對方刺去。這樣相持了半天，像我們的書生書架，雙方更進退毛都沒有損失一片。到底是將軍威武，繞着廟堂向王公追了三周，於是重舉冠羽，高唱凱歌，這歌聲應到了雞冠峯下。回

頭去朝見白玉娘子，昂着頭，瞪着爪，斜着鳳眼，她一瞟，好像說：「他怎樣行呢？」此後天下太平，廟裏的一切全讓瘟神主治；他倒也有親相愛，寸步不離，偶爾尋見了一個蟲子，那紅冠便會湧了起來，咯咯咯低喚幾聲，等她吞了那蟲子，再議後話。有時他還會飛上灶台，把人家煮茶飯糟蹋一地，誰也不敢嘮叨。那王公更是低聲下氣，在那兒臥薪嘗膽，準備復仇。我自己已經對同情他，論美麗，論溫柔，哪是那「介武夫」？昨天我請庵師去打一隻山雞來獻祭，他說：「不如把那白東西宰了。」我聽了十分動怒，這可不成。且不說這廟宇將失去顏色，這一門雞台也就不能為門雞台了。今晨將近破黎，聽見一片悲鳴，反覺心那驅邪的咒語招來了鬼靈。睜眼一看，那癡癡神像正盯視着我，我因此不能入睡，翻身來望見了一團白影在那兒起舞，才放下了心。

掘墳

我是一個不信鬼而怕鬼的人，這時候坐在這幽暗的屋子裏，想起這半生掘過這許多墳，我眼前就像現出了一具一具的屍骨和鬼影，使我在大暑天也戰慄起來。

從前在雅典看人家掘過一所中世紀的墳墓，那地方的人不信鬼神。我也就有把屍骸和鬼魂兩個名詞聯想到一塊兒。如今回到了這神權高於一切的領土內，我便覺這職業是如

何的可怕了。

有一次我在長安城蓮湖公園內發掘一段磚牆，大家都說那是唐代的宮牆，每天有許多遺老，要人，新聞記者和大大小小的公民前來看熱鬧。後來發現了一層「四出」五銖錢，錢下有骨頭，那些看熱鬧的人便完全退走了。連我的工人也不肯幫忙了，問他們都說是不敢得罪死人，害怕晚上回家作怪夢。我既然靠着這門手藝吃飯，只好壯着膽去掘個乾淨。掘完後我三天不能睡覺，晚上不是這個在響，便是那個在動。直到我把房內的人骨裝入罐內送去安葬在原地後，一切才安靜了下去。

後來我去到寶雞門雞台參加一個更大的發掘工程。那頭一晚上睡在陳寶寺內的偏殿裏，有兩位猙獰的神像立在我的牀頭，每次醒來時他們總是睜眼望着我，我也只好睜眼望着他們。後來我用被單擋住了他們，心裏才好過一些。

那是一個有鬼有靈的地方。同事的人每晚上報告掘墳工作後，便談起鬼來。當中只有一個好聽的，那是從一位老哲學家口裏說出的。他說有一次有一個人穿着很長的衣服騎在一個人肩上去駭一個不怕鬼的人，那人見了舉着棍子便打將過來，於是那上面的人便往樹上一攀，分成了兩節。那膽大的人心想他一打變成了兩個鬼，再打一下不就會變成四個鬼！這還了得！他拋了棍子，回身便跑。

過了兩天我便去掘一個古城，黃昏時候忽然看見了一束黑頭髮，我的腦子便麻了一陣。第二天我再也不敢去動那一堆土。我成天禱告不要碰着骨頭，那知到處都是這東西，從沒有見過什麼金珠寶玉，飛龍走馬。

那時候忽然發生了一種神話，說我們挖壞了陳寶夫人的背脊骨，說不定會出亂子。有一天我正在一個深坑內掘骨頭，有一個工人說什麼在響！我抬頭一望，天呀，那如山的牆

壁正歪斜奔下來！我忙叫了一聲跑，回頭一看，大海已填成了平地，三個工友全都不見了。我自己的坟土也埋到了胸前。大家亂七八糟的亂泥，忽然看見了那高個子工人衝出了頭來，身子還在泥裏不能掙動。他說他身邊還有一個人，那人也算是得救了，他年輕，直是哭，說他底下有鬼在拖他的腳。那一大堆泥好容易才離開了一點，忽然有人看見了一團黑，那便是那第三個工人的頭髮。我們把他的腦袋往上一抬，只聽他出了一口氣，便沒有了聲響，原來他的額上已經陷了一塊石頭。我當時急了，聽見工人的一陣哭號，想起那一堆亂泥倘若再高兩尺，這些聲音一定是爲我哭的。不久，死者親娘趕來了，抱着尸體大哭不止。說那一定有鬼，大清早她看見一陣旋風從她兒子的身邊掃過，她因此勸他莫去挖墳去聽戲，那知他不聽老人言，竟撞下了這天大的禍事。直到夜裏我們才借得了頭心針，有一個同事因執要去打。那時候旁觀的人一個一個的退走了，誰也不肯替死者解解衣服。虧了那行善的人替他打上，還用手替他搓搓。

從此後工作便停頓了。廟裏的人晚上簡直不敢出去，更不敢談鬼說神了。我想起他在生時和我相隔只有三尺，他死後也一定是和我相隔不遠？我一個人總是在小殿內疑神疑鬼

的。直到我送他還山，向他行三鞠躬禮告別後，我們當中才有了距離。

隔不了幾天那對山上又出了亂子。據說是明知道那地方危險，直到填土時都是好好監工的。正常工作快完時，有一位老頭兒失足跌進坑裏，大家都笑他那樣笨，還不趕快爬起來，說着說着，眼見他在坑內轉了一個圈子便隨着沙土流下去了！我跑去時，大家都措手無策，連聲說若不是有鬼，那是誰把他拖下去的？

通常從泥裏救人，一刻鐘內就得要見功夫，不然，便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們今回翻了半點鐘的泥還沒有見到人影，誰都說完了完了。就是屍首也得要挖出來再埋葬不是？決不能讓他就這樣活活的埋在裏面。又過了半點鐘，忽然發見了他的手，還能夠抓動，我以為那只是死者在抽筋。他的臉就像一張白蠟紙，起初還有一線呼吸，隨即昏了過去，一身冷得發抖。

埋過一點鐘公然救活了，這豈不是一件奇事？實際上這全然不稀奇；因為我們原是在底下掘一個三代的墳墓，後來怕墓頂塌下來，才從上面打下一個很深的坑子。這坑子與墓身相連處只有一個大孔。後來填土時，因為工作太急，把那個大孔塞住了。等那個工友跌

下去時，孔中的泥土便往下墜，因把他帶了下去。他停留在那孔上，可以稍稍吸取墓內的空氣，倒像是墳墓有靈，救活了人。這長命的人有幾分傻氣，要不然，駭也駭死了！他說一直剛用上時，他的腦子都是很清楚的，他聽得清楚，們在上面吵鬧，只許工友用鐮子鏟破了他的腦袋。

究竟那次有沒有鬼，我可說不清楚。我們的工作雖是更感覺困難，但那位老工人却照樣在深坑內翻泥，全然不記得他遭遇過什麼危險。

在這一種事業上，我倒十分盼望有鬼，因為有了鬼，沒有人敢去盜墳，我們地下埋藏的寶藏倒可以保存得十分完璧。我自己既然是這樣怕鬼，就得要改行。天保佑我，這一切不要去掘秦始皇的墳墓！

安葬

三十年前我的祖母便死了，安葬在屋前，辰山丙向，向着那青蔚的鳳凰山。墓室是用磚石砌成的，那左方還空下一間，那是爲祖父預備的，據當日的陰陽先生說這家家選得再好不過，龍脈沙水都配得很整齊，五十年後家家人定要昌大。老祖父自從那次遭了變故後很是灰心，自己把壽棺，壽衣，壽紙準備齊全，等候在那裏面長眠。幸好在那一年裏添了一個小孫，頗算聰穎；他便極力節省他的養老費來培養這條小生命，希望這孩子五十年後可以成名，那知他望到了八十幾歲，白髮轉青後，這孩子雖然是磨穿了鐵硯。遊遍了天涯，回國後並沒有得到一官半職。這老年人在失望中一口痰塞着喉嚨竟歸了大夢。他臨終時說他的墳墓要向龍祖山，不可向鳳凰寺，誰知道他心頭有什麼苦處呢？

因爲怕洩氣，怕驚墳，老祖父的遺體不便與祖母合葬，一時又找不到陰地，便停在那墳旁，到如今已停上了三年。據說是死者若不得安葬，他便永遠跪在冥府裏。今歲自遠方來了一位陰陽，也不知什麼時候偷偷的到我們的屋前看了一次山向。他偶爾向我父親說我們

屋前有一塊銀子都買不到的陰地，爲什麼還不把老人安葬？他說換棺葬，轉向龍山，日子八月初三日便好。我聽了這消息於七月底抱着老祖父的小曾孫回去安葬老人。那知到了家中，伯父說初三天星期，日子不好，要去查期，一切事情都還沒有準備。初一晚上查好了期，說是可以葬。第二天那位陰陽帶了一些工人到屋前去找墳地。據說是一塊好地上沙土分明，可以依着天然的界限裂就一個墳墓。他在距老墳五六尺遠的地方找到這樣一塊地，立刻就打了樁，把前面那擋着山向的楠木樹和茶樹砍去了。祖母墳前立着一對柏樹，修剪得像一對蠟燭，也被砍掉了一根。我十分可惜那一根柏樹；因爲不懂得一點陰陽事，也就沒有說什麼。到晚上父親趕場回來，聽說陰陽這樣佈置，並不是挨棺葬，他說這不行，難得太遠了。我問他老人家爲什麼不行，他說氣接不過來：這話我仍然不懂。母親在旁邊急得直是哭，她認爲那樹子砍壞了，老公公今天在作怪，害得這遠方歸來的小曾孫肚皮作痛。好在父親安慰他說『明墳暗屋』，再砍掉一些樹子也不要緊。大家商議又不敢請家人依照我們的主意下葬，只得說日子不好，改期再葬，家中事還不能由我主作，這迷信一時難於就打破。但若我們能像古代的人那樣迷信，把喪葬當作一種藝術來安排，我倒不反對；只

是這樣選墳擇地，我真有點莫名其妙。如果我的父親母親臨老時不立下什麼遺言，我一定把他們。葬在屋前，不去趕龍脈，找陰地。至於我自己呢，我願遭受一個神奇的死，不讓這骸骨存在人間。

鱗兒

自己糊裏糊塗就做了父親，孩子生下來一兩個月後，還沒有命名，我叫他做「鐵牛」，妻說按陰歷是鼠年生的，還不如叫做「鼠兒」呢。我後來看他那樣文文縷縷的，全沒半點牛勁兒，因叫他做「鱗」，他的肌膚倒也像鱗甲那樣潤澤光滑。這孩子的排行是「錦」字，我沒法替他取一個雄壯的名兒。「錦鱗」之後應當還有「錦藻」，我希望那是一個女孩，但是妻十分反對這種願望，因為這兒子已經使她受了不少的苦處。

鱗兒剛好才半歲就聽見馬可李羅橋畔的砲聲。那砲聲越響得厲害，他越是高興，我們大人也有同感吧。至少我個人是這樣，砲越響時我的筆也越是忙。七月二十八那晚上我們慶祝各地勝利的消息，這孩子也通夜不肯睡覺。三更天聽見牆外有人說「快走，快走，」於是機關槍響了，弄得我們莫明其妙。天明後忙上大街一看，望不見半個勇士，連警察也換上了便裝，才知我們被騙了。

此後困處在亡城中，因有妻兒相羈，不能隻身離去。等到八月十二日南方某學校找我

去哈西洋經，要我立刻回信，因為北平電報不通，決定到天津去想辦法。妻一定要攜着小鬼隨我前去，我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當晚四更天就上車站去，警察遠遠的擋着我們，說是人家正在運子彈。我當時不很相信，想進站去看看，那老好的人便說：「咱們同是中國人，你怎麼不相信，要去冒險？」我們只好抱着孩子又回去。雞鳴後再去車站看時，那車上全擠滿了人，全是想發橫財的，我出了身十元錢還買不到一個位子，後來只好立在當中，但汽笛一鳴反而空出了一些位子，妻占據了一個又讓給一位老太太了。我抱着孩子擠得莫可奈何。過豐台時上來了好幾個鬼子，他們像檢查員那樣望了一望。後來把人家的東西推開，坐下來同我們擠。我旁邊有一位英國人幾乎同鬼子動起武來，他罵了一句「野蠻東西」也就忍下去了。這紳士後來同我談起雅典城的古香古色，使我忘却了大熱天，忘却了身周的危險。我告訴他我提箱內有幾本「美狄亞」，也許會闖出了天大的禍事。他叫我把書交給他，但因為旁邊有人監視，不敢開箱子也就算了。他又安慰我，說有孩子一路不致於被檢查，而且沒有通行證也可以通過萬國橋進入法租界。我因想這孩子雖然累贅，倒也可以由他身上討一些便宜。

到津後孩子就病了，每天都要服侍他安睡後我才能夠譯幾句古書。這樣的「保姆」生活沒有過許久，我終於離開他們母子南下聽風聲。臨行時他死不放我走，舉起手來要我抱。妻憤恨的說我一定抱他不到了。

此後我隨風飄動，在南方算一算命運不好，一陣風把我吹回了故鄉。妻不久就回北平去了。人家問孩子想不想爸爸，他使用手拍拍他的心。妻寫信來說有一次他發熱不省人事，請來一位戴眼鏡，穿短服的醫生。這孩子頭一天全不理人，第二天清醒一點，要醫生抱，醫生走後他直是哭。妻想了許久才明白是怎樣一回事，忙把我的大相片給他看，他看了就抱着親嘴。可是讓了半天叫不應爸爸，他更生氣了，連奶也不肯吃。妻還說這孩子越長越靈秀，他曾在「北平公園」裏出了一回很健的風頭，那便是參加兒童健美比賽。但我十分反對那事，因為那不是一個亡城裏應有的現象。

也不知為什麼緣故，妻在北方住了半年，忽然要來川，且說只有鱗兒作伴，這消息可把我急壞了，一個全沒有出過遠門的女子，帶着一個嬰兒萬里尋家，路上的危險又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這結果當不難令人想像。我用盡了方法，想去買一張飛機票，那知票價大

漲特漲，小兒身體發育過重，還得買一張半票。妻到了香港看見無法，只好獨自乘車北上。她後來告訴我行李是放在車上的。我問她警報來時怎麼辦，他說那只好抱着孩子跑，管不了那許多。總相信孩子的命運好，不會出什麼危險的。命運果然不壞。車快到武昌時有一位稽查看見了，十分佩服她們母子的膽量，可是漢口那地方是一個頂壞不過的碼頭。那稽查便派了一個人送他們過江。因為夜深了，江濱的車夫不肯拉了，那護送的人多方設法才把他們送到朋友家中。

我得到妻由漢口上船的信後，便下重慶去迎接。我在那裏等了四五天全沒有消息，連怡和的老板都不知江輪是怎樣一回事。我心想這一場戲未必就這樣收場——在逃難的戲劇中這樣收場的正多呢。有一天下午公司裏的人告訴我水太小了，船上不來。我正在朋友家中納悶時，看見妻的行李到了。我趕忙去迎接，沿途望見許多遠方的客人攜着孩子前來，可望不見我想要的形影。行到江邊有一個孩子遠遠的望着我笑，那就是小鱗兒。她娘向他說這就是真爸爸，他直點頭。

那晚上我向妻說船進了港裏可脫險了，妻說未必吧。我心想妻在路上受驚不小，她的

心情還沒有寧靜下來，驟然她這鑽窗窺。那知聽到半夜後，妻驚醒起來說是起火了，我還當是她在做夢。但起來一望，那滿天的火燄好像封了大門，心裏十分着急，妻把孩子交與我拖着我就跑。幸虧那火原在屋後，我們才逃出了大門。有人望見空中的白鴿疑心是鐵鳥飛來了，疑心這大火是漢奸放的信號。街上的秩序十分不好，逃難的人把救火的人擠的倒退。我站在水裏跌了一交，若不是我的膝頭上磨去了一大塊皮，孩子的腦袋一定會碰在石板上。我把他們放在大街上，又回頭去搶出一口箱子。也不管是多少重，扛在背上就跑，跑到妻面前時，那箱子忽然變重了，提也提不動。妻說港裏也有風浪呀！我只好苦笑。第二天我們三口全都發熱，孩子更是可憐，不斷的叫「唉呀，爸爸！」可是他望見我總是笑，右邊一個酒窠，左邊一個眼窠。

這樣的逃難故事，未免太平凡了。如果我們肯在那些災童墓面去訪問，一定可以得到許多驚心動魄的材料。但是風浪還在湧呢，誰知這孩子日後會遭遇到什麼命運？古書裏常說命運是逃不掉的，我們還是向前去和她作對吧！

捉漢奸記

往年在北平很少聽人家說起「漢奸」二字，——莫不是進了鮑魚之肆吧！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大都」裏的奸人多如牛毛，他在半年之內就殺掉了好幾百頭，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日語一月通」的地方都是漢奸製造所。

事變後好像有鮑魚在發臭，我才逃了出來，——我可憐那些沒有吃過這海螺的也染上了魚腥，在廣州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看見一切都那麼有精神，很令人興奮。嗚的一聲警報來了，望見許多兵士提着槍往高樓上攀，問他們是不是去打飛機，他們說是打那些放火黨的奸賊。我當時還不信五羊城也出產鮑魚。

我跟着就踏上火車，過着兩位青年來同我攀談，每一段談話的尾上都向我打聽廣州的情形，不論是軍事的，政治的或教育的。我總說我是陌生人，他們頗感失望。後來我索性告訴他們我是從北方來的，他們便找旁人談天去了。那時火車沒有放光，在黑暗中慢慢爬行，寂寞無聊，我正要昏沉入睡。忽然有一位客人把我推醒，向我打聽那兩位青年是不是

綏遠人？我覺這話裏頗有文章，忙獻他一個計策，叫他去問那兩位客人綏遠城外有一座什麼名山。這樣一來，奸賊便露了馬脚，我們且斷定那兩個傢伙身上沒有皇帝的血輪。我們圍向車警報告，求他們注意這兩個漢子的蹤影，到漢口時把他們拘留起來。那知那警官反疑心我，問我在北方做什麼，——好像北方人都是可疑的，——怎樣連護照都沒有一張？問我爲什麼說道這次的抗戰一年就可以完結？我向他一一解釋，且說那是威爾斯先生的預言，說我們一年內就要勝利；那並不是我的妄斷，我個人希望打到勝利時才停止，不管是十年八年，我當時心想那一定是奸賊先控告了我，把我的話切成了兩截，這手法倒也高妙。我生氣極了，因向警官說道：「車到長沙後，請派人把我圍起來審問；但請您到漢口時別忘了你對國家的責任！」過了兩天，聽說武昌車站上捉着了兩個高麗偵探。

後來我飄到了另外一個都市裏，在那兒忽然見到一位老哲學家。他曾經同我在秦漢人的古墓裏討論過春秋戰國的哲人思想，頗令我敬佩。我今回伴着他遊過廟堂，玩過青山。那時正值第一期抗戰快要完結，老哲學家無心賞玩。我們當時所討論的多半是抗戰文藝問題，這位思想家曾在文藝協會的會刊發表了兩篇抗戰劇本。過了幾天，他買好了車票又要

踏上征程，我同他道別那晚上談起漢奸問題的嚴重，曾把我在粵漢車上的一段經驗告訴他。第二天我以為他已經上路走了，那知中午時他跑到我家裏來，說他捉了一早上的漢奸。他說他昨夜半醒來，聽樓上遠達的響，他疑心是賊，又疑心是老鼠。那知響了一兩點鐘還沒有停止，他便出門去觀望，見樓上的燈光忽然熄了，聲音也就停了。他說，這樣一來，我那個漢奸故事老是在他心裏面轉動，更引起了他的疑心，天明時，那樓上的客人就收拾行李走了。一位旅館的主人說他是藥材商，要出西門上山去；但茶房說客人叫車說是出東門。不久，又下來兩個客人，也要走了。那位哲學家便向他們說：「先生，國家的情形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應當盡國民的責任，讀你們不要忙走。」這樣一說，他們更是想走，雙方幾乎動起武來。好在旅舍的主人已把警察請來，這警察也沒有辦法，只好把他們帶到區裏。可是到了那兒，依然問不出什麼證據，那兩人說他們在教育界做事，於是那哲學家便提議到教育局裏去找證人，且說他也認識局長，到了那兒，的確有人認識他們；但不知經過一番什麼手續，他們竟自就走了。老先生想着武侯擒孟獲的故事，他說：「也許再過幾天，你可以在報上看見這兩人的名字。」

可是我心裏却這樣想：「魚我們儘管捕，漏出了網的也不知多少。」

文學史上第一位大詩人是一個瞎眼的老頭兒，他時常在宮庭裏唱着那悲壯的詩歌，乞一點麵包屑來果腹；他的名字據說叫荷馬，這開頭的預兆就不吉祥，所以後來的詩人都承繼這乞丐的命運。

可是那些繼起的希臘詩人都是些高貴的公民。他們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們自己是自己的保護人，從不望人家施什麼恩惠。到了羅馬時代可就不同了：魏基爾（Virgil）身體太文弱，不能做一個騎士，只好在奧古斯都（Augustus）大帝和密西那斯（Maecenas）兩人的保護下做一個詩人，我們且知道文藝復興時代的文人，和藝術家都是受人保護的。等到蒸氣機發明後，許多暴發富的人，高踞在貴族的寶座上，他們祇懂的金錢不上銖，文學有什麼用處呢？因此一般的文人便開始叫窮了，有的轉過頭向羣衆打招呼，可是羣衆正和他們一樣，都帶着飢餓的顏色。

近來的文人鬧窮的自然多，但有的也很有魔法：自從印刷機影印後，書印得多，價錢

又公道，買書的人也許多，於是那些聰明的人便把荷馬的口誦詩譯成現代的語言，可以換取一個很富麗的生活，或是把中國故事煉得十分過火，借一點聖經裏的文筆寫成小說，可以在市場裏稱霸稱雄；或是把我們的古香古色搬上舞台，文藝可以隨意解釋，只要來得濟新有趣，可以在倫敦顯露頭角；或是行文有風趣，對世間萬事皆能以幽默眼光來觀察，這樣也可以在紐約的城頭露鋒芒。這些人都懂得一點登籠術，都能利用這機械文明來解決自己的吃喝。

這一兩年來一般文人，望見生活高漲，求生無路，但也有一些大文豪滿不在乎，他們同達官貴人比着肩，今天到香港，明天就躍過大沙漠去到新疆。我曾經在什麻地方見過這樣一段信：「到港的（這在寫稿爲生的人是頗關氣的舉動，）有××及××兩位作家，有人問他們來港目的，據說是來玩玩」真豪放！

時勢究竟造不出多少英雄，窮朋友總是居多。我認識一位青年詩人，他在北方流浪時，常常來找我這個同病相憐的朋友，我只好封着自己的口，盡量幫忙他，他一會兒說要東渡去求靈感，一會兒要西歸去接一個女相知，我告訴他浪漫事情未嘗不可做，特要自己肩

得起啊！那知他後來進入了那浪漫圈中，却伸出手來向我呼援。事變後聽說詩人發了橫財，我起初還不肯相信；後來我向他伸手時，他遞給我的却是好幾張上千元的借據，說他的錢就是這樣花光的。前不久那朋友心中掉進了一顆炸彈，炸破了他幾年來的美夢，他便袖着清風往北方去了，希望他從此改變作風。

我還有一個寫小說的朋友，他善於寫湘西古樸雄健的生活，善於從一件小事物上生出五十種聯想，這朋友還沒有成名時我便認識他，他那時窮自然是不用說的，妙在他不向你伸手，你自會接濟他。因為母親病，哭着要還鄉，他能夠在三五天內流着鼻血，寫一部不長不短的小說。拿到一家書店裏去換一筆錢來做盤川，那樣的書公然可以翻上十來版，那版稅自然是被人家剝削了，後來書走運了，那朋友依然是窮，可是每當飯上了棹子，為小妹想吃四川泡菜，不惜叫汽車到市場裏去買，許多文人都這樣鬧窮的，或一點不明白錢的用處，把匯票夾在稿子當中一齊拿去賣。聽見我那朋友如今不再鬧窮了，我的拙作在香港只能領第七八等稿費，千字兩三元法幣；他領的却是頭等稿費，千字七八元港幣，他這樣還會窮嗎？（據說是住港的作家可領港幣稿費，住在國內却只能領法幣稿費，想來是怕我

們領着港幣無法在國內通用。)我這朋友，聰明絕世，他如今變做了一個紳士，時常提攜人家，周濟人家，教訓人家。

我還有個薄命的朋友，他善於做方塊詩，善於翻譯英國敘事詩。這位詩人一生窮，一生不叫窮，只因爲他的骨頭硬，脾氣也硬，他有次過上海，住在一個教室裏，棹上只有麵包果醬同交稿。據說他那次還空着肚子上洋船。他學成歸國後更是潦倒：據說他除夕晚上無處安身，去到一個友人家裏，想在那綠絨的沙發上躺到天明，做一個綠絨色的夢，那知主人送他一點錢，請他到旅館去安息，他氣憤的立起來就走了，那晚上天安門外有一個孤獨的身影立在西北風中。又據說他曾用一張稿子寫上名字，在天津拜訪一位舊相知，他進門後眼睛直望着那包紙烟，不斷的取來抽，不斷的噴煙圈，煙圈裏有多少玄思！他臨走時竟把那剩下的紙烟袖走了。這朋友後來在上海連果醬麵包都混不到嘴，竟在江心沉沒了生命。

如今生活爬上了南天門，各處的高貴反而往地洞裏鑽：比方說上海那家會風行一時的雜誌如今只肯出兩元千字，比方說你花上一年功夫，把一個古代劇翻出來送到一個文化機

關裏去。他們祇給你一大袋米，你拿回家去活得了多久？今後的文人怎樣打發日子，恐怕科爾利治（Cornelius）再生也想像不出來，但我們看見目前的慘象，可以回想過去，想像承平時代文人叫窮多少有幾分無病呻吟。

儘管到處有人在喊提高稿費待遇，鼓勵文章生產，這許許多多的窮朋友依然沒辦法。沒辦法還是要吐洩我們的情感。有人說詩成於感情的擾亂，詩成後情感才得安寧，一個文人若因為文章跌價而擱筆，便不是一個真正的文人。我自己決不是一個文人，就幾年雖曾在筆尖下討過生活，但窮得并不夠風雅。今後倒還想努力製造精神糧食，還打算要專靠這糧食來養活這一家人。

皮夾子

今天忘掉你，我會感到一陣懊惱，一陣思念。你原不過是我拾來的，如今又被人家拾去了，讓歷史儘循環。記得二十年前這時節，我獨自在一條幽靜的道上散步，——我那時無憂無慮，多麼安閒！——巧遇着你，你當時給我的並不是驚喜，却是一片煩惱：你懷中只有幾瓣郵花，全沒有證件，害得我到處通告。都沒有有人來認取。

於是我帶着你四海雲遊。你在新大陸上發現一種綠色紙票帶着一種脂粉的香氣，雖是人家都罵它代表「銅臭文明」。你認得英磅與法郎，馬克與拉克馬（希臘幣名），一張張的飛進，又一張張的飛出。那時候主人懂得一句名言：「青春的熱情要用錢票來烘」。因此你每月怕過十五，過了那日子你就該餓肚囊。

這兩年來你的情形更慘，每到月初你的腰身脹得不能再脹了，可是主人要米要鹽，立刻就弄得你空虛，偶爾有客人來找你，你依然會想辦法。能自無中生有；可是前兩末你的女主人病得厲害，要你去弄針藥，你却十分吝嗇，不住的囑：「沒辦法，沒辦法！」女主人

人聽了向我苦訴：「夜貓子叫得凶，你還不想想後頭的事？」急得我真是蹬足。

今天我乘蘇稽雇雞公車，講好推到草鞋渡。車到唐房擺渡時，我發現你已經不辭而去了。我當時氣得直是跳，坐了人家的車，豈不要剝衣衫？那老好的人倒相信有這麼一回事，連說：「給不給錢沒關係。」我總得向他講好話，約好把車費交到一個麵舖裏等他去領。於是我下車來步行，腳已經舉不起了，只好慢慢拖，到了青衣江畔，想白坐船往下流，但轉念一想，懶得再同人家講好話，還是靠了自己的氣力回到家。家是到了，可缺少了一把開門的鑰匙。

你今天走後我真是一貧如洗，這不過餓一兩天就了事，你知道我這方面的本領，並不比甘地的差。只可惜我還丟了借書證，寄書單，一首未完的詩稿，還記得兩句：

「豆芽論根根，鹽論顆，才下了春雨，米價又翻身。」

此外還有一個發富的朋友的住址也隨着你不見了。眼前一點希望都沒有。但願你逢着一個好主人，永遠留在他的懷裏，他如果發一點慈悲，許會把這些雜件都寄還與我。

我雖曾為那張舊書棹，你那朋友，寫道一首「十四行」，但如今心情不好，我只能把這一片思念之情化入這一篇散文裏，這也許很合於你的身分。

本書作者譯著各書

1. 攸里辟得斯的「依裴格納亞」(Iphigenia in Tauris)，希臘悲劇，商務

2. 攸里辟得斯的「美狄亞」(Medea)，希臘悲劇，商務。

3. 攸里辟得斯的「特羅亞婦女」(Troades)，希臘悲劇，商務，印刷中。

4. 攸里辟得斯的「阿爾刻提斯」(Alceste)，希臘悲劇，大時代，印刷中。

5. 索縛克勒斯(Sophocles)的「窩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希臘悲劇。商務。

6.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波斯人」，希臘悲劇，商務。

7. 埃斯庫羅斯的「普羅密修斯」(Prometheus Bound)，希臘悲劇，商務，印刷中。

8. 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es)的「雲」希臘喜劇，商務。

9. 希臘漫語，散文集，文化服務社。

- 01 龍涎，新詩集，時代圖書公司。

芙蓉城

著者 羅念生

發行所 西南圖書供應社

重慶：臨江路順城街十八號
電報掛號三五二〇

印刷者 大同印刷廠

廠址：南岸前驅路一八五號
電話：三一五一號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82

103182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五五號